

同源異形漢字考五則： 從舌根音唇化談起

許慧娟
國立清華大學

語文工作者不察歷時演變，或同音取代，積非成是；或另造新字，導致疊加。本文利用方言對比、諧聲及舌根音唇化的規律審視「扒_飯」、「崴_蹠」、「囤_放」、「髀」和「蜴_拐」，主張其同源異形的本字依序是「划」、「蹠」、「放」、「股」及「蛙」，一個理論意義是古漢語應有 y 介音。

關鍵字：異形詞，諧聲，舌根音唇化

1. 引言

異形詞是同詞的不同書寫形式，向來吸引語言文字學者的目光，葉峻榮（2012:9-25）就名稱與定義、判定、分類、產生原因、整理與規範的基本原則提供了完整的綜述，不贅言。同音替代或另造新字導致的異形詞，『總能在口語音變、古今音變、方言音變中找到同音根據』（葉峻榮 2012:14）。本文著眼歷時演變考察單純異形詞，藉由方言對比、諧聲及舌根音唇化的規律論證「扒_{~飯}」、「崴_蹠_{~到腳}」、「圪_放」、「髀」和「蛎_拐」的同源異形本字依序是「划」、「蹠」、「放」、「股」及「蛙」，一個理論意義是古漢語應有 y 介音。驟然改變目前漢字使用習慣並不務實，但吾輩不應滿足於消極地刨根究柢，未來還能積極地確立一字多音，減輕同義字的學習負擔，也適時遏止少數漢字語意過於龐雜的發展態勢。

2. 舌根音唇化

嚴修鴻（2008）指出漢語方言舌根音（包括塞音和鼻音）逢合口唇化，張光宇（2006）明言舌根聲母往往是漢語方言合口介音消失的最後堡壘。相互矛盾的背後是：合口介音消失極有系統，舌根音唇化則相對少見。方言材料和諧聲串聯顯示合口成分尚不足以清楚勾勒唇化的條件，從歷時的角度著眼，y 恐怕才是啟動音變的關鍵，這個分析不僅和張文的合口介音消

失互不扞格，也能海納諸多方言音讀。唇音和舌根音均屬鈍音 (Jakobson, Fant and Halle 1951)，聽感上聲音鈍、音強低，構音上能量集中在低頻；況且，y 兼具[+前]和[+圓唇]兩個語音徵性，引發舌根音唇化合乎語音理據。

寧遠清水橋（李連進 2000:278）「群」的詞彙異讀 $tɕʰyən\sim$ 眾 ($< kʰyən$)、 $pʰən$ — 鴨見證舌根塞音逢 y 唇化，下列漢字的方言對比¹ 亦然。² 值得注意的是，舌根塞音何時唇化，³ 唇化後 y 或保留（詳例(8)）、或衰變成 i、u (Schane 1984)、或銷聲匿跡，端視個別方言的演變方式和唇音限制的因應策略。

(1) 龜	$ky^1/kuei^1$	樂昌三溪（張雙慶 2000:73）
	pie^1 ~ 壺	金華湯溪（曹志耘 1993）
	$puei^1$	富川新華（劉鳳麗 2010:52）
捲	$tɕyan^{34} (< kyan^{34})$	北京
	$pien^{34}$ ~ 起褲腿	駐馬店（高永安 2010）
均	$kyən^1$	融水融水鎮
	kyn^1	臨桂兩江
	$pã^1$	平樂青龍

¹ 引自《漢語方音字彙》（北大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編）和小學堂網站者不標記出處，下同。

² 後文聲調以數字標記，陰平 1、陽平 2，依此類推。俾便橫向比較，個別方言某調類若不分陰陽，以兩個數字表示。個別方言某聲調若再分上下，以 a、b 註記。一起臚列的字例若聲調有異，或因討論聚焦音段，聲調從略。為免混淆，附注編號儘量不置於方言音讀之後。

³ 意指在聲母讀 k、kʰ、g 或 gʰ 的哪個點唇化，比方湘鄉金藪「浮」文讀 gʰu、白讀 bʰɿ（蔣軍鳳 2010:67）。

許慧娟

窟	k ^h iut ⁷ _文	梅縣
	p ^h it ⁷ _{臭狐~}	四縣（邱仲森 2005:154） ⁴
	p ^h ut ⁷ _{尿~}	梅縣（嚴修鴻 2008）
恐	k ^h yŋ ³⁴	福州
	k ^h uəŋ ³⁴	北京
	p ^h əŋ ³⁴ _{~怕}	平谷（陳淑靜 1998:14）
外	gya ⁵⁶	沙縣
	bua ¹	海康雷城
月	giat ⁸	漳平永福（張振興 1992:65）
	guat ⁸ _白	廈門
	kyøʔ ⁸ _白	仙游
	bue ⁴	海康雷城

龍巖城關（郭啟熹 1996:66, 71, 72, 74, 85, 88, 89, 92, 98）、漳平永福（張振興 1992:42, 44, 46, 53, 56, 58, 62, 65）和大田前路（陳章太、李如龍 1991:274, 275, 278, 280, 286, 295, 296）疑匣影云母部分音讀呈現 g~b 對比：

⁴ 一位外審認為本字是「泌」，但源於閩客交界秀篆、河婆客語說法的四縣「狐臭」兩讀 fu p^hit、fu fit（客家雲），梅縣、大埔及其海外飛地讀 pit，鑒於四縣只有 k^h弱化讀 h，再逢合口讀 f，比方「苦~瓜」讀 fu，「窟」從「屈」出，梅縣、修水黃沙橋分讀 k^hiut、k^huit，體現合三韻，不僅舌根音唇化其來有自，變 fit (< huit < hyt) 水到渠成。客語未見 p^h弱化讀 h（遑論 p），又開三字「泌」如何衍生出 fit？「泌」作為本字疑點重重。

(2) 龍巖城關	漳平永福	大田前路	
guɛ 白	gua	bua	畫話 ⁵
gua 白	gua	bua 白	我 ⁶
gua 文/ guɛ 白	gua	bua	瓦
gui	gue	bue	衛 ⁷
gui	gui	bui	位 ⁸ 圍
gue 白	gue 稻子	bue	禾
gut	gut	bui	熨
guan	guan	buaŋ	彎 ⁹
guaŋ	guaŋ	buaŋ	王 ¹⁰
gin 文/ gun 白	gun	bueŋ	運 ¹¹
gin	--- ¹²	bueŋ	韻
guã 白	guã 交~ ¹³	buã	換

龍巖城關「韻」讀 gin 尤其關鍵，顯示 g 逢合口變 b 的共時分析並不可取。若著眼歷時，g 逢撮口變 b，問題就迎刃而解。

⁵ 湘鄉金藪（蔣軍鳳 2010:68）匣母多存古讀 g^h，和例(2)相關字例有：畫 g^ho、禾 g^hu、換 g^hue。注意「繡」《集韻》一讀古賣切，「話」《說文》从言昏聲，「昏梧銛駮」中古歸見母。

⁶ 舌根塞音唇化和 ŋ > g 或 g > ŋ 沒有關係，只要語境符合，g > b 可以預期。

⁷ 从牛衛聲的「𨾏」《廣韻》三讀見群云母。

⁸ 从水立聲的「泣」《廣韻》歸溪母。

⁹ 東鄉、宜黃、南豐（劉綸鑫 1999:461）「彎_腰」分讀 kuon¹、kuɛn¹、tɛyen¹。又从斗繼聲的「𨾏」《廣韻》一讀見母。

¹⁰ 从辵王聲的「迂」《廣韻》一讀見母。

¹¹ 「運」《說文》从辵軍聲，衍生字「𨾏𨾏」《廣韻》都歸見母。

¹² 漳平菁城（張振興 1992:210）讀 gun。「韻」《說文》裴光遠云：古與均同。

¹³ 原文記作[ɣuã]是語音表式。

至於單一方言韻母兼讀 i-、u-，反映規避*gy-的音韻層次不同。
撇開例(2)中古合三字，其餘方言都見合三音讀，依序臚列如下：

- (3) 畫 ye 動詞 樂昌塔頭壩（莊初昇 1996）
話 ye 白 開化
鵝 nyai 白 崇安¹⁴
瓦 hya 白 仙游¹⁵
禾 vie (< ye) 萬安塗潭（陳筱琪 2013: 255）¹⁶
鸞 yaiŋ 崇安¹⁷
換 yã 白 仙游¹⁸

¹⁴ 「我鵝」中古聲韻分類相同。又「鵝蛾餓」東安花橋（劉祥友 2008:101）讀 mu，佐證合三淵源（詳(14a)）。「蟻」崇安白讀 nyai，濟南和蘇州白讀 mi 亦然。

¹⁵ 廈門文白異讀 ua、hia 也反映合三淵源。道縣小甲和江華粟米塘（劉祥友 2008:101）讀 mu。

¹⁶ 廣豐讀 ye，三明、順昌、華安畚語（游文良 2002:102）讀 mo。

¹⁷ 富川九都（彭新凡 2005:164）讀 nye、韓國漢字音讀 man。值得一提的是，在諧聲字音讀同源的前提下，對照从斗繼聲的山合三見母字「鸞」，从支繼聲的山合三幫母字「變」歷經舌根音唇化，再因唇音限制，今北京話讀 pian。

¹⁸ 一位外審主張，清代傳教士記錄的莆仙方言（蔡國妹 2016）與閩南方言一樣缺乏撮口呼，今讀明顯後起。問題是「換」：《廣韻》《集韻》《韻會》《正韻》丛胡玩切，音遄，讀若完去聲。又于眷切，音院。音系本具撮口呼的閩北語松溪，「換」一讀 yŋ，寧遠清水橋和桂林朝陽平話「換」分讀 vie (< yE)、hye。《說文》「瓠匏」、「股脾」兩兩同源，至晚東漢初年已有舌根音唇化的產物。閩語是漢語的一支，莆仙方言兼具閩東、閩南特色，而閩東代表點福州就有撮口，學界普遍主張閩南無撮口，但龍巖城關存在 iua、iuã（即 ya、yã）韻，明顯古代遺留，就連部分莆仙方言也體現撮口。總之，語言研究說有容易，說無難。

如果一條舌根音逢 *y* 唇化的規律可以一網打盡，為何要另立舌根音逢 *u* 唇化（奧卡姆剃刀定律）？*y* 或衰變讀 *i*、*u*，常見中古韻書和方言今讀。底下臚列更多影組字見證舌根音唇化，合口明顯不是音變條件，若非合三韻使然，單看方言今讀，哪有唇化之理？

(4) 泳詠	<i>gin</i> ³	龍巖城關（郭啟熹 1996:89）
	<i>biŋ</i> ³	雷州話（林倫倫 2006:37）
疫役	<i>gie</i> ⁸	龍巖城關（郭啟熹 1996:200）
	<i>bik</i> ⁸	雷州話（林倫倫 2006:79）
	<i>peik</i> ⁸	福安

又《廣韻》割歸開三字的「𪔐」也佐證唇化，鑒於曉組上古歸見組，舌根塞音聲母不意外，重點是：韻書收錄在合三韻頭 *y* 衰變為 *i* 之後，¹⁹ 若將中古分類視為語音演變起點，為何唇化令人費解。讓語料說話，利用方言比較重建歷史演變軌跡，不失為可行的研究取徑。

¹⁹ 从艸憲聲的「蕙」《集韻》萱本字，又「𪔐」《集韻》呼願切，音榷。

- (5) 蟻 gyon³⁴ 蒼南（游文良 2002:493）²⁰
 khien³⁴ 揭西
 tciɛŋ³⁴ 武平
 hyan³⁴ 河源
 phian³⁴ 蟲~ 石門（張屏生 2012 附錄:41）

 kien³ 葫蘆~ 明溪（陳章太、李如龍 1991:257）
 kuan³ 河~ 順昌（同上）
 khøn³ 河~ 泰寧（同上）
 tɕhyẽ³ 蚯蚓 沙縣城關
 ʃyain³ 蚯蚓 三明三元
 xyain³⁴ 崇安

承上，中古字母未必就是語音演變起點。再看龍巖城關（郭啟熹 1996:66）「為作~，~什麼威」讀 gui，給下列《說文》注音解了套（括符標記中古聲韻），不僅「媯鵠」和「荇」《廣韻》分屬見母、見群母，因為舌根音唇化，「鑷」歸並母，其來有自。

(6) 媯：从女為（止合三云母）聲。

鵠：从貝為（止合三云母）聲，讀若貴（止合三見母）。

²⁰ 除了蒼南屬畬語，虛線上方都是客語，下方皆為福建境內方言。此致一位外審質疑：蒼南縣境內使用人口最多、最有影響力的蒼南話屬閩南語的浙南片，被包圍的當地畬話深受影響（溫端政 1991:31），和龍巖、漳平閩語遙相呼應，存古讀 g-特例如下（游文良 1999:102, 116, 153, 155, 166, 354, 493）：襪 guət、萬 guan、蟻 gyon、禾和 guo、話 gue、活 guat、滑 giat、黃皇 guon、鑷 guoʔ、王 guon。他處畬話地緣環境不同，體現自然有異。眾所周知，移民語言（蒼南閩語語者大多是明末清初漳州、泉州移民後代）比原鄉保守，難道其語音特點就不足為存古樣本？

鑷：从金罷（蟹開二並母、止開三並母）聲，讀若嫪（止合三見母）。

蕝：从艸君（臻合三見母）聲，讀若威（止合三影母）。

接著進一步論證舌根塞音唇化古已有之。²¹ 山合三見組字「弄」《說文》从升采聲，諧聲字「券卷綦拳眷希輦泰眷」中古分類一致，其所從「采」《說文》讀若辨，《廣韻》劃歸山開二並母，反映「采辨」歷經舌根音唇化。再者，便：《集韻》古杏切，音梗、必郢切，音餅、補滿切，音餅，見不到嚴文所謂合口成分前軟顎音唇化的表面痕跡，非得追溯語音源頭無法解釋箇中道理。從下列「更」²² 部分諧聲字方言今讀 y 介音，可以推測舌根塞音唇化後，礙於聲韻差異，《說文》不說「便」从人更聲，而說『安也。人有不便，更之。从人、更。』，從此後人誤以為會意字。

(7) 更 _{~替, 五} 粳 _{~米}	kyẽ ¹	陽朔驢馬
更 _{~加}	kyẽ ⁵	同上
粳	tʃyn ¹	全州黃沙河（李軍 2006）

²¹ 周及徐（2003）從漢藏語舉證，前上古漢語時期的 *Kw-/*K- > *P- 音變導致上古漢語存在許多舌根、雙唇交替的同源詞。趙彤（2006）指出，由於上古（大致在春秋中晚期，即公元前 7 世紀前期至公元前 5 世紀前期）楚方言中發生後元音前的圓唇舌根音唇化的音變，中古舌根聲母字和雙唇聲母字在出土的戰國楚系文獻中存在交替現象。文獻多半採用古希臘語相關規律，筆者以為不妥，細節已在另文辯述，不贅言。

²² 《說文》从支丙聲，反映「丙」歷經唇化，《廣韻》劃歸幫母，合三痕跡的旁證見从疒丙聲的「病」益陽桃江（周賽紅 2005:50）讀 yn。

(8) 瓠 kɯ² 永定孔夫 (郭啟熹 1996:209) ²⁸
 kou⁶ 橫縣縣城
 k^huou² 平南雅埠
 k^hu⁶ 南寧市內

²⁸ 見證曉匣上古歸見溪群（李新魁 1963）。「瓠」《集韻》一讀攻乎切，音孤。

匏 by²_{牛腿~} 浦城石陂（秋谷裕幸 2008:99）²⁹
 py² 松溪（陳章太、李如龍 1991:24）
 p^hye² 連城（游文良 2002:468）

底下「降」的諧聲串聯北京話今讀互有 i、u 介音反映合三淵源，例(10)方言音讀可為見證，又全州縣城聲母來自 g 顎化，濁音清化依送氣與否二分 k、k^h，至此舌根塞音唇化條件充足，基於諧聲字音讀同源，遂有「逢降降」《廣韻》劃歸江開二並母。

30

(9) 降：江開二見母、江開二匣母	tciaŋ、ciaŋ
絳：江開二見母	tciaŋ
降：江開二見、匣母、通合一匣母	tciaŋ
峯：通合一見母	kuəŋ

(10) 降	kyan ⁶ _{霜~}	過山瑤話（李星輝 2004:158）
	kian ⁵ _{下~}	貴港南江
	kuan ⁵ _{下~}	蒙山西河
	k ^h ian ⁶ _{投~}	永福桃城
	dzian ² _{投~}	全州縣城
降逢降	p ^h aŋ	北京

²⁹ 吳語處衢方言材料（林貝珊 2012）顯示「匏」和效攝字「炮抱」唸法幾無二致。

³⁰ 「降」一讀滂母。

許慧娟

此外，「殼」的諧聲串聯見溪母字並存，往上追溯就是*g，「穀」歷經舌根塞音唇化，《廣韻》一讀並母。

(11) 穀：流開一泥母、流開一見母	kou
殼：流開一見母	kou
穀：通合一見母	ku
殼：流開一溪母	k ^h ou
慙：江開二溪母	tɕ ^h ye
穀：江開二溪母、通合一匣母	tɕ ^h ye、xu
穀：江開二並母、通合一端、曉母	xu

同樣的音變還見「較駁」的中古分類：³¹

(12) 較：江開二見母覺韻	tɕye
駁：江開二幫母覺韻	po

「爻」讀匣母明顯後起（參注 28），必得上溯舌根塞音才能妥善解釋諧聲字音讀。

接著介紹舌根鼻音唇化為後文方言本字考據鋪排。《說文》從目袁聲的梗合三群母字「𥇑」（俗作𥇑），北京話今讀 tɕ^hyən²。

³² 「袁」的諧聲系列還包括云母字「袁園轅遠」，曾運乾指出

³¹ 「𥇑」《集韻》訖岳切，音覺、北角切，音剝。

³² 「𥇑」《廣韻》一讀梗合三群母、「懷猥纒」皆讀山合四見母，在諧聲字音讀同源的前提下，「𥇑」劃歸山開三幫母，見證舌根音唇化。又「還」《廣韻》兩讀山合一匣母、山合三邪母，在「還錢」一詞中，廈門白讀 hiŋ²，對照湘鄉谷水（劉曉飛 2006:28）、江永桃川（謝奇勇 2003:110）、寧遠南路（鄧勝芳 2006:47）分讀 k^huā²、fyɛ²、ye²，富川新華（劉鳳麗 2010:52）

喻三歸匣，李新魁主張曉組上古歸見組，串聯起來就是云母和見組上古同源，據此「袁園遠」方言今讀 *g-*應是存古，「園」的其他音讀逐一印證濁音清化、舌根塞音塞擦化、塞擦音簡化、口腔構音姿勢解除(*debuccalization*)、³³ 聲母歸零³⁴ 及鼻音增生。

讀 *puei*² 也體現舌根音唇化。同理可證，匣母字「環」當塗湖陽(鄭偉等 2012) 讀 *te^hyan²* (< *k^hyan²*)，梅縣(嚴修鴻 2008) 讀 *p^han²*_{耳~}。

³³ 發音部位從口腔移至聲門(通常讀作[h]、[h̥]或[ʔ])的音變，一般看作輔音弱化的亞型，從西方文獻看，語境分布不一，詞首、詞尾到元音之間都有。漢語方言常見 *s* → *x*, *h*，從 *s* 變 *h* 解除舌尖的動作，發音部位從口腔移至聲門毫無疑問，若變 *x* 則不然，但方言 *x*、*h* 通常不構成對立，無關宏旨暫且擱置。

³⁴ 廣州話溪母字多讀 *h*，「屈 *wet*、吃_{~飯} *jak* 俗、丘 *jeu*」和鬱林福綿「枯苦庫褲 *u*、寬款 *un*、闊 *ut*、勸券犬 *yn*」(李連進 2000:34, 237, 248, 251) 則讀零聲母，又曉匣歸零不乏方言實證。

(13) 袁 _姓 園 _林 遠 _永	gian	漳平永福 (張振興 1992:55)
袁 ³⁵	guan ² 又	廈門
遠	ku ³⁴	榴星勉語 (蔣軍鳳 2004)
園	k ^h əŋ ²	遂昌應村 (王文勝 2008:216)
	k ^h oŋ ² 白, 菜	江山、玉山、廣豐永豐
	ts ^h ō ²	浚浦 (曹志耘 2007)
	sieŋ ² 旱地	明溪城關
	ɦyẽ ²	宜興
	hyŋ ²	松溪
	xyaiŋ ²	崇安崇城
	yaiŋ ²	三明三元
	mian ²	洞口山門 (龍海燕 2008:303)

因無礙後文例(16-21)闡述舌根音唇化兼及塞音和鼻音，(14)增列舌根塞音塞擦化、塞擦音簡化部分細節，相關規則詳第 3 小節。

- (14)
- ↗ m / σ [____ y
- a. k, k^h → ts, ts^h → s → x, h → ∅ → ŋ → n, ɳ / σ [____ i³⁶
- ↘ ŋ / elsewhere
- b. g → dz → z → ɣ, ɦ³⁷

³⁵ 文昌 (梁猷剛 1986) 讀 bien，見證舌根塞音唇化。

³⁶ 部分方言 ŋ 逢細音 i、y 讀 n 或 ɳ，例如北京話「逆擬倪覓虐瘡」等。

³⁷ 撇開可能更早的語音起點，例如龍巖城關 (郭啟熹 1996:17, 80, 94)「黑枵懸」分別讀 git、giau、goŋ，曉母多數來自 k^h，湘鄉金鼓 (蔣軍鳳 2010:68) 匣母多讀 g^h。蔣軍鳳(2010:67)說到，「我們在調查中還得知舌根塞音[g^h，筆者按]的演變方向可能是擦化為舌根擦音 ɣ」。

如果將云母字「袁園遠」讀 g-視為增生，「圓遠」、「雲運永」宿松（李如龍、張雙慶 1992:109, 110, 121, 150）分讀 lan、lən，「圓」寧遠北路（李文 2008:69）讀 lye、洞口橋頭區（龍海燕 2008:301）讀 lō 作何解釋？不能輕易訴諸方言差異，時而增生 g、時而增生 l。況且若是增生，選擇 g 或 l 的語音理據何在，學界向未探討。權衡利弊，「袁園遠」讀 g-視為存古比較合宜，l 來自 g 塞擦化讀 dz 後再弱化，益陽（曾毓美 1995）從邪澄崇船禪母³⁸ 舒聲字除止開三支脂之韻，餘多讀 l，³⁹ 以及漳州、廈門日母的 dz ~ l 對應，都是佐證（參第 3 小節）。

礙於主題聚焦，有關漢語方言的鼻音增生僅能扼要著墨。聲母歸零後，因為不容許音節沒有聲母，加上元音的固有鼻音性(intrinsic nasality)，故而增生鼻音。⁴⁰ 筆者主張一開始增生鼻音性最強的 ŋ，其後再根據韻母起點調整發音部位。仔細耙梳建甌疑母字音讀，可分類如下：(15a)尚未增生鼻音，(15b)表現增生的最初，(15c-d)已經調整發音部位，因為唇音限制，(15c)韻母起點 y 衰變讀 i 或 u，(15e)顯示洪音語境保留 ŋ。

- (15) a. uε：我_白 yŋ：元_白
 b. ŋye：鵝_白 蟻_白 艾_白 外_白 魏_白
 ŋy：魚_白 愚_白 虞_白 娛_白 語_白 遇_白 寓_白 玉_白 獄_白 危_白 桅_白 ŋi：蟻_文
 ŋiŋ：硯_文 ŋyŋ：戀_白 言_白 原_白 源_白 元_文 願_白
 c. miŋ：硯_白⁴¹ mu：梧_白

³⁸ 涵蓋精知莊章組，都是濁音。

³⁹ 從邪澄崇船禪母讀舌根塞音不乏方言實證，迄今所知共近百例（許慧娟 2019）。

⁴⁰ 與方言 u → vu、i → zi 等聲母擦化規避零聲母的動機一致。

⁴¹ 南寧亭子（李連進 2000:228）「硯」讀 yn，反映合三淵源。

許慧娟

- d. niaŋ : 迎_白
e. ŋuŋŋ : 玩_{~弄}玩_{遊~}頑_文 ŋe : 藕_{蓮~}偶_{配~}
 ŋai : 涯崖艾_文 ŋau : 熬傲 ŋa : 牙芽雅
 ŋue : 我_文 ŋu : 梧_文 ŋeiŋ : 迎_文

根據溪母字「叩」田東林逢讀 k^hɔu⁵/ ɲɛk⁷、浦北縣城讀 heu⁵、馬山喬利讀 ŋɔu¹ 以及「坎」潮州讀 k^ham³/ ɲam³、廣州讀 hem³，聲母一旦歸零，ɲ 增生一步到位。「泣」梅縣、陽江、廣州和瀘溪白沙（瞿建慧 2008）分別讀作 k^hip⁷、hiɛp⁷、jɛp⁷ 及 ɲie²，充分顯示細音前的鼻音增生。底下「掐」的方言材料更見部位各異的鼻音增生：⁴²

⁴² 富寧剝隘、漢越語（李連進 2000:180）分讀 ts^hap、sap，補齊舌根塞音塞擦化、塞擦音簡化的中繼階段。

(16) 掐	giap ⁷	東莞清溪
	kuo ⁷⁸	桂林朝陽
	k ^h ye ²	龍勝偉江（郭曉芹 2010:51） ⁴³
	hap ^{7b}	廣州
	xæ ¹	全州黃沙河（李軍 2006）
	ɔm	鬱林福綿 ⁴⁴
	ŋap ⁷	深圳沙頭角
	ɲiap ⁷	玉林陸川
	nit ^{7a}	懷集 ⁴⁵
	met ^{7a} / nɛp ^{7a}	馬山喬利

接著透過曉匣影云以母各一字例，進一步揭示舌根音唇化兼及塞音與鼻音。先看蟹合二曉母字「歪」⁴⁶ 的方言材料，修水黃沙橋讀 p^hi¹ 及藤縣藤城讀 mai¹ 分別見證舌根塞、鼻音逢 y 唇化。

⁴³ 諧聲字「餡」樂都（曹志耘、邵朝陽 2001）讀 cyã、「閤」平樂（張燕芬 2006）讀 yê 也見合三淵源。

⁴⁴ 《廣韻》分類相同的「恰」鬱林福綿讀 hɔp，支持一位外審對韻尾的質疑。

⁴⁵ 一位外審認為本字更可能是「捏」，但懷集「捏」讀 lit^{7a}。部分粵語入聲韻尾有變，細節擱置。

⁴⁶ 本字是《說文》𡵚：不正也，从立𠂔聲，《廣韻》也劃歸蟹合二曉母平調。《說文》𡵚：𡵚𡵚也，从危支聲。說文解字注：𡵚𡵚也，謂傾側不安、不能久立也。《廣韻》一說不正也，劃歸止開三溪母。

(17) 歪	guai ¹	漳平永福（張振興 1992:47）
	tɕ ^h ya ³⁴	寧遠清水橋
	p ^h i ¹	修水黃沙橋（劉綸鑫 2001:178） ⁴⁷
	xuei ¹ / uei ¹	湖陽當塗（鄭偉等 2012）
	huɛ ¹	壽昌（曹志耘 1996:96）
	yai ¹	崇安崇城
	mai ¹	藤縣藤城

底下除了云母字「域」藉由諧聲字「或國」的方言音讀彰顯聲母討論起點是舌根塞音，匣母字「黃」、影母字「窩」、以母字「唯」⁴⁸ 維」的語料直截了當，舌根音唇化兼及塞音和鼻音。

⁴⁷ 原文僅提供字義，對照漳平永福（張振興 1992:39）和臺閩語（筆者母語）意指歪向一邊，分別讀做 gi¹、k^hi¹，可對應「𣦵」：《廣韻》不正也，去奇切，但追根究柢「𣦵歪」都是本字「𣦵」的異形詞。理由如下：語意聲調一致，從聲韻討論起點*gyai 看，聲母存古、濁音清化送氣或進一步唇化，韻母經由 yai → iai → iɪ → i 的衍化過程即為今讀。

⁴⁸ 从虫唯聲的「雖」《廣韻》歸心母凸顯將中古字母視為語音起點的不妥。

(18) 黃	guan ²	東安花橋（劉祥友 2008:52）
	g ^h an ²	湘鄉金藪（蔣軍鳳 2010:68）
	kian ²	海豐畚語（中西裕樹 2003:76） ⁴⁹
	mbon ²	華安畚話（陳筱琪 2012） ⁵⁰
	ɣon ² 文/ ɒn ² 白	雙峰
	xuan ²	北京
	huon ²	福鼎畚語（游文良 2002:166）
	yã ² 又	開化 ⁵¹
	ɲon ²	丑溪口（楊蔚 2010:259）
	mon ²	潮州畚語（游文良 2002:166） ⁵²

⁴⁹ 海豐畚語屬苗瑤語，一位外審懷疑能否確認為漢語「黃」的同源詞，抑或只是「黃」的異源同義詞。曉組上古歸見組，加上廣豐永豐「黃_{晚上}」一讀 iã² (< ian²)，韻母雷同，同源詞的可能性不小。

⁵⁰ 聲母讀鼻冠塞音。

⁵¹ 諧聲字「擴」丹寨（王貴生 2007:69）讀 k^hya、「橫」樂昌塔頭壩（莊初昇 1996）讀 hyɛ 也見合三音讀。

⁵² 「嬭」《字彙》莫交切，音茅，美好貌。又莫巧切，音卯，義同。

- | | | |
|--------|----------------------------------|------------------------------------|
| (19) 窩 | go ¹ 蜂~ | 漳平永福 (張振興 1992:42) |
| | kye ¹ | 太谷 (王洪君 1992) |
| | k ^h y ¹ | 龍勝紅瑤 (謝建猷 2007:323) |
| | k ^h uɔ ¹ | 宜州德勝 (同上) |
| | pəu ¹ | 富川七都 (同上) |
| | p ^h o ¹ 被~ | 南昌、南豐 (劉綸鑫 1999:378) ⁵³ |
| | xuɔ ¹ 脇肢~ | 靈川潭下 (謝建猷 2007:1465) ⁵⁴ |
| | uo ¹ | 北京 |
| | ŋo ¹ | 政和鎮前 (秋谷裕幸 2008:145) |
| | mɔ ¹ | 龍州上龍 (李連進 2000:8) ⁵⁵ |
| | | |
| (20) 或 | git ⁸ | 龍巖城關 (郭啟熹 1996:17) |
| | xy ⁶ | 富川七都 |
| | hik ⁸ | 漳州 |
| | hueʔ ⁸ | 陸豐內湖 |
| | ye ⁴ | 新田青龍 (樂虹 2007:57) |
| 國 | kye ¹ | 洞口山門區 (龍海燕 2008:335) |

⁵³ 一位外審主張聲母源於前字「被」的順向同化，雖然不無可能，問題是：(一)縱觀世界語言，逆向同化多於順向，以臺閩語為例，類似「新婦」sin pu > sim pu、「腹肚」pak tɔ > pat tɔ等逆向同化字例不勝枚舉，反觀順向同化，筆者迄今只知「安怎」an tsūā > an nūā一例。(二)施變與受變(trigger and target)之間通常具有鄰接性(adjacency)，「被窩」則不然。

⁵⁴ 一位外審主張本字是「下」，但靈川潭下「下底~」讀 xo⁴，韻母和聲調均不符。

⁵⁵ 諧聲的影母字「萬巖~」屏東閩語 (張屏生 2007:120) 讀 mǝ¹、見母字「鍋」龍州上龍讀 mɔ¹、「窩」龍川佗城 (侯小英 2008) 白讀 mɔ¹亦見證舌根鼻音唇化。

或域 xo ⁶	道縣
hɔk ⁸	宜州德勝 ⁵⁶
uə ⁸	平樂張家
域 pik ⁸	寧德
peik ⁸	福安
ɸy ⁸	建陽潭城
ik ⁸ / hik ⁸	漳州
huek ⁸	揭陽榕城
yei ⁷	遂安（曹志耘 1996:49）
mik ⁸	古田
(21) 唯維 gui ²	漳平永福（張振興 1992:46）
bi ²	雷州話（林倫倫 2006:64）
pi ²	仙游
hy ²	松溪
ɸy ²	石陂
yi ²	沙縣城關
mi ²	福州

⁵⁶ 宜州德勝三個入聲調，「或域」讀中入調。

3. 釋疑

本小節根據外審意見，統整出兩個產生質疑的關鍵議題：
（一）中古字母必得是語音演變起點嗎？（二）方言研究首重個性(language specificity)或共性(language universal)？底下細說分明。

首先，中古韻書不可能廣納方言材料，根據有限的收錄定調，所謂不合音韻規則的現代方言體例俯拾即是。根據楊欽（2012:61, 62, 101, 134），酸湯話⁵⁷ 中大部分代表點的端透定母讀 t、tʰ，但江東、大稼等點細音字讀音不同，⁵⁸ 江東讀 k、kʰ，⁵⁹ 大稼讀 tɕ、tɕʰ（「踢」除外），舉例如下（大堡子只有個別字讀 tɕ）：

⁵⁷ 「酸湯話是湘語長益片的一種特殊土語，是湘語在貴州省境內的方言島。」（張雄 2015）。

⁵⁸ 逢洪音仍讀 t、tʰ。

⁵⁹ 字例還見：豆 kiəu、透 kʰiəu（楊欽 2012:91, 124）。「逗」《集韻》四讀去智切、廚遇切、他候切、大透切，「逗」《說文》讀若樹，《廣韻》歸端母，「豎逗」《廣韻》歸禪母，連續音變使然（詳後）。另一方面，「透」《廣韻》兩讀透書母，上溯塞擦音的中繼階段，徹母字「擣」可為旁證。又龍巖城關（郭啟熹 1996:70）「莠誘」讀 giu。

(22) 江東	大稼	大堡子	
kʰi	tɕʰi	tʰi	體替
kʰi	tʰi	tʰi	踢
ki	tɕi	ti	地
kiəu	tɕiəu	tiəu	條 ⁶⁰ 雕
kiəu	tɕiəu	tɕiəu	鳥 ⁶¹
kʰiəu	tɕʰiəu	tʰiəu	跳
kien	tɕien	tiɛn	田電甜 ⁶²
kʰien	tɕʰien	tʰien	天
kʰie	tɕʰie	tʰie	鐵 ⁶³
kin	tɕin	tin	定頂
kia	tɕia	tia	爹

若說 t、tʰ逢細音顎化讀 tɕ、tɕʰ，或者 tɕ、tɕʰ簡化讀 t、tʰ，都言之成理，問題是：t、tʰ逢細音後化讀 k、kʰ匪夷所思，tɕ、tɕʰ逢細音讀 k、kʰ也有違語音理據。從邏輯推理出發，部分端透定母字恐怕源自見組，現代方言或存古讀舌根塞音、或變成塞擦音、⁶⁴ 或歷經塞擦音簡化讀舌尖塞音或擦音。⁶⁵

⁶⁰ 衍生字「篠」《廣韻》劃歸心母，「鰲」《集韻》兩讀田聊切、先了切，反映塞擦音前身。又龍巖城關（郭啟熹 1996:69）「悠」讀 giu。

⁶¹ 梟：《說文》不孝鳥也，從鳥頭在木上，《廣韻》劃歸效開四見母，多少佐證同韻字「鳥」的舌根音讀。又廈門「鳥」白讀 tsiau。

⁶² 江東酸湯話山開四韻母或記作 iʰn、in。

⁶³ 从走戴聲的「趲」《廣韻》劃歸臻開三澄母。

⁶⁴ 韓國漢字音（李得春 2005）端透定母讀 ts、tsʰ的語境不能一以貫之，例如：底 tsə、的 tsək、鳥 tso、鐵 tsʰəl、跌 tsil、地 tsi、調跳 tso，塞擦音後起說值得商榷。

⁶⁵ 透母字「痛」瀘溪白沙（瞿建慧 2008）讀 sei（同邪母字「誦」），「捅」

上述思考理路可以解釋為何透母字「貪」《說文》从貝今聲，北京話今讀 $k^h\text{an}$ 的匣母字「欲」《說文》讀若貪。底下「今」的諧聲⁶⁶ 字族透露舌根塞音塞擦化及塞擦音簡化的演變脈絡：

(23) 矜：曾開三見母、臻開三群母	$kuan$ 、 $tcien$
衾：深開三溪母	$tc^hi\text{ən}$
琴：深開三徹母、深開三生母	$tɕ^h\text{ən}$ 、 $ɕ\text{ən}$
岑：深開三崇母	$ts^h\text{ən}$
貪：咸開一透母 ⁶⁷	$t^h\text{an}$

諧聲字音讀同源，演變速度容或不同，造成今讀不一的表象。考慮崇母字「岑」昭平馬江（鄧險峰 2008）兩讀 $k\text{əm}$ 、 $s\text{əm}$ ，南安溪美兩讀 gim 、 k^him 姓，橫縣橫州唸 $k^h\text{əm}$ ，《廣韻》收錄了中繼的塞擦音形式。如果「貪」源自 $*g-$ ，《說文》注釋便不意外，中古聲母後起。另一方面，根據《康熙字典》：

欲：《唐韻》《集韻》杜他含切，音貪。又《集韻》枯含切，音龕。又《廣韻》胡感切《集韻》戶感切，杜音頷。又《玉篇》口感切《集韻》《韻會》《正韻》苦感切，杜音坎。《釋文》欲，苦感反。

臨武楚江（尹凱 2014）讀 $su\text{əŋ}$ ；定母字「痰」馬山喬利、富寧剝隘讀 san 。相關音變詳後。

⁶⁶ 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研究》問世迄今 40 年了，其諧聲原則無法解釋的情形所在多有，故而擬設複聲母。英語複聲母語音配置明顯規範，但文獻構擬的上古漢語則不然。倒果為因，源頭自然龐雜。諧聲字根系相連、源頭單純，今讀差異來自演變路徑和速度不一，聲母紛雜只是表象。與其訴諸權威，不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遠。

⁶⁷ 衍生字「儉」《廣韻》一讀來母($dz > l$)。

乍看引文，若以為有塞音移轉 $t^h \sim k^h$ ，不免流於表面，忽略歷時音變。諧聲字「鮎_𩚑𩚑」、「𩚑𩚑𩚑𩚑𩚑」《廣韻》分讀見、溪母，「鵠」歸溪、知母，「調」⁶⁸ 屬徹母，「啗𩚑」讀定母，似乎也見舌根塞音塞擦化、塞擦音簡化的衍化軌跡。⁶⁹ 鑒於匣母字「含」石陂、廈門白讀 $gəŋ$ 、 kam ，源自 *g- 的「啗」⁷⁰《說文》讀與含同，就不難理解。

一個浮現的問題是，以母字「閤」龍巖城關（郭啟熹 1996:82）讀 $giam$ ，聲母該視為增生或存古？一位外審主張語言接觸導致增生，⁷¹ 龍巖閩語一如客語零聲母擦化，i 前增生 z ， z 再變 g 。問題是：（一）音韻變化基本微調(minimal modification)， z 和 g 雖都帶音，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俱異。與其 $z > g$ ，不如 $z > d$ 更為可行。即便龍巖音系無 d ， $z > l$ 無傷大雅。（二）塞音擦化時有所見（如格林定律），反之則不然。（三）龍巖境內兼有閩語和客語（即萬安話），從聲母系統看，

⁶⁸ 「啗」本字，富平美原（徐朋彪 2011）今讀 $k^hā$ 。

⁶⁹ 匣母字「陷陷」溫州白讀 ga 、湘鄉金藪（蔣軍鳳 2010:68）讀 $g^h a$ ，支持曉組上古歸見組。

⁷⁰ 龍巖城關（郭啟熹 1996:82）讀 $giam$ 。

⁷¹ 針對拙文修正稿，一位外審宣稱「雷州海康等閩語即有 zi -， bu - 之形式，佐證 $i \rightarrow zi \rightarrow gi$ ； $u \rightarrow bu \rightarrow gu$ 的中間階段。」，經查，吳瑞文（2008）論證海康閩語 *g 逢 u 變 b ，*g 逢 i 變 z ，演變路徑相反。增生論還有其他問題：（一）曉匣上古歸見溪群一說和聲母歸零後增生 g 南轅北轍，字例包括：畫_{白話} $giā$ 、划_白 $gūē$ 、禾_白 $gūē$ 、枵_{肚空} $giāu$ 、完_丸 $guan$ 、渾_白 gun 、螢_白 gin 、文_文 $giā$ 、黃_白 $gūi$ 、換_白 $guā$ （郭啟熹 1996:72, 74, 80, 85, 88, 89, 95, 97, 98）。（二）微母部分讀 g -，例如，微尾 gui 文、尾 gue 白（郭啟熹 1996:66, 74），也有進一步思考的空間，比方，「微」《說文》微省聲，《廣韻》歸曉母，南寧亭子今讀 $k^h wēi$ ，又從火尾聲的「焜」《廣韻》歸曉母、從女尾聲的「媼」《集韻》一讀詡鬼切，「篴」今北京話三讀 $k^h uei$ 、 $xuei$ 、 uei ，餘不一一。礙於篇幅，本小節聚焦影組。

應是閩語影響客語多，⁷² 理由是：萬安未見逢零聲母 i 擦化讀 z，且「幼羊融」讀 g-（郭啟熹 1996:184）。（四）有系統的例外作何解釋？比方，「醫衣淤依于移夷姨曷彝飴怡貽孟_文寅_白與語宇椅倚已以兩_文異易詣佚屹翼_文響御遇裕意_情伊」讀 i，不讀 gi；「乙一益憶億抑亦_文逸肱」讀 it，不讀 git（郭啟熹 1996:68, 90）。又這位外審認為“後高元音逢零聲母則先擦化讀 v-，對於西片閩南語而言，系統內沒有 v-則增生 b-，進而也變成同屬濁音的 g-。”問題是：客家話零聲母逢合口擦化讀 v，實際情形可能分成兩類，亦即 u 作為韻核時，增生聲母 v；u 作為介音時，直接變 v，並無增生。以萬安話為例，「烏」讀 vu (< u)，「蛙」讀 va (< ua)，更多字例看郭啟熹 (1996:193-201)。如果龍巖城關閩語受萬安話影響，預期「我_白瓦_文佉蛙窪娃哇挖_文」歷經 ua > va > ba > ga，但實際音讀是 gua。這位外審還指出另一思路：Norman (1988)將粵語常見的影母讀 ŋ 解釋為鼻音增生 (automatic onset)，零聲母先變 ŋ，再按閩南語去鼻化規律變 g。影母讀 ŋ 視為鼻音增生，毋庸置疑，不過，文獻（如 1800 年出版的《彙音妙悟》）普遍將閩南語 m、n、ŋ 視為 b、l、g 在鼻化元音或成音節鼻音前的同位音，不是獨立音位。Pan (2004) 的 concept formation 實驗顯示：臺語聽者把同部位的濁塞音和鼻音看成一類，gating 實驗顯示：臺語聽者對同部位的濁塞音和鼻音的語音差異並不敏感，反而韻核存在鼻音性與否起到關鍵的提示作用。細言之，將臺語「味」[bi]和「麵」[mĩ] 的聲、韻母互換，編輯成[bĩ]和[mi]，再進行感知實驗，結果發現元音的口鼻差異一開始就決定了聲母感知，受試者將[bĩ]聽成

⁷² 崙背詔安客語(陳秀琪 2006)擦化產生的 v 受周圍強勢閩南語影響讀 b，同樣的情形亦見雲霄下河(陳秀琪 2012:183)。

「麵」、[mi]聽成「味」，證實了音位/b/有[m]、[b]兩個同位音。又臺南市議員謝龍介將臺語「明天」bin (< biŋ) a tsai 說成 mŋ a tsai，衍化過程應是韻母 iŋ 先成音節鼻音化讀 ŋ，韻核再逆向同化，將聲母變 m。以上種種和把中古構擬視為語音演變起點，進而主張去鼻化的觀點，背道而馳。再說，按照去鼻化的想法，中古明母字應讀 b，但龍巖城關「煤_白媒_白」讀 gue（郭啟熹 1996:74），龍巖適中（陳筱琪 2013:263, 282, 287）也有特殊字例：「梅煤」gui、「滿」guan、「妹門」gun。⁷³ 影組增生 ŋ，再去鼻化讀 g 與疑母合流，但明母讀 g 呢？若說「煤煤梅妹滿門」去鼻化讀 b，再逢合口後化讀 g，問題是：（一）此處合口指的是中古分類，去鼻化和後化的順序有否時間錯置？（二）合乎條件卻未產生音變的字例不少，（三）香港西貢（李如龍、張雙慶 1992:31, 69, 82, 86, 101, 102, 157）和永安（周長楫、林寶卿 1992:29, 30, 32, 34, 38, 39, 101, 124, 174）泥娘母部分讀 g，分列如下：(a) 女 gi、尿 giau、黏拈念 giam、捏 giap、年 gen、娘 giŋ、濃 giuŋ，(b) 年碾念 geiŋ、你膩 gi、扭扭鈕扭 giau、娘 giam、尿 giu、女 gy，中古劃歸開三、開四或合三，都見細音淵源，去鼻化繼而後化讀 g 的分析悖離語音常理，明顯不可行。

例(22)顯示與其將中古字母看作起始形式，不如訴諸邏輯推理，另外三點質疑是：（一）中古也有方言，官方編纂的韻書難免掛一漏萬，豈能獨尊韻書？（二）為什麼無視上古？比方「吟」《說文》从口今聲，《史記·淮陰侯傳》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註》吟，巨蔭反，又音琴，都見舌根塞音的影子。

⁷³ 《說文》「悶」从心門聲，「簡」从心，簡省聲，讀若簡，諧聲字「聞問」龍巖適中（陳筱琪 2013:288）也讀 gun。

⁷⁴ 更甚的是，(三)除了 g，影組還見其他特殊音讀（詳(25)）。

現在思考影組讀 g 存古的可能性。若將《集韻》納入究理範圍，「閤」又讀徐廉切，⁷⁵ 幾個衍生字的反切如下：

(24) 調：丑琰切、時占切、余廉切

燭：慈鹽切、徐廉切、以膽切

蘭：徒感切⁷⁶

試問《說文》時期「閤調燭蘭」音讀相同，到了中古，塞擦音、舌尖塞音、擦音聲母（以母構擬差異擱置）⁷⁷ 從何而來？撇開複聲母一說，⁷⁸ 連續音變一氣呵成，⁷⁹ 底下透過更多諧聲串聯和方言今讀論述這套發展體系。

⁷⁴ 不排除中古明泥娘疑母來自鼻音增生。例(23)加上「欵含龔念吟」體現舌根塞音塞擦化、塞擦音簡化、口腔構音姿勢解除、聲母歸零、鼻音增生的連續音變，从女龔聲的「嬌」《廣韻》三讀匣影疑母，尤其關鍵。明母字「戊」蒙山西河、融水縣城、連縣清水分讀 hu⁶、u⁶、mu⁶ 也見端倪。全州黃沙河（李軍 2005）疑云母大多讀 ɣ，比方，餓鵝 ɣo、瓦 ɣua、藕牛 ɣau、岩 ɣan、岸 ɣuei／兩 ɣy、芋 ɣu、衛 ɣuei、有 ɣau、王 ɣuŋ（聲調不計）；廈門疑云母讀 h，包括：瓦 hia、魚魚 hi、艾 hiã、蟻 hia、僂 hiau、岸 huã、硯 hien 文／hĩ 白、額 hiaʔ／兩 ho、援 hũã、園遠 hŋ、暈 hun 文、域 hik、熊 hioŋ 文／him 白、雄 hioŋ 文／hiŋ 白，都和匣母合流。一旦聲母歸零，鼻音增生一步到位，曉影組讀鼻音方言時有所見，不贅舉。泥母字「尿」的諸多方言音讀：gio 南部臺閩語、dzio_{-素} 漳州、tsio 曼谷潮州話、tiau 莆田、zie 潮州、se 金華、io 沙縣、nio 松溪，幾乎見證連續音變的所有階段。

⁷⁵ 橫縣橫州讀 him。

⁷⁶ 《集韻》同蒼。

⁷⁷ 多數學者構擬為 j 或 Ø，Manti 構擬為 g^b。

⁷⁸ 百年來眾說紛紜，令人莫衷一是，詳見李建強(2015)第二章。

⁷⁹ 周賽紅（2005:37, 38）說到，「喻母（主要是以母字）與邪母、從母、群母、澄母、船母、禪母都存在諧聲關係……這些濁聲母都可能演變為喻母。」

龍巖城關影組常見讀 g (參例(2)和(55))，其他特殊唸法包括 (郭啟熹 1996:66, 69, 81, 82, 86, 89, 90, 94, 95, 100, 114, 118, 123) : ⁸⁰

- (25) a. 癢 tsiō 白
 b. 薦 lian、⁸¹ 榕 lion 白、⁸² 夭 liau~壽:缺德⁸³
 c. 蠅 sin 缺~:蒼蠅、翼 sit 白、⁸⁴ 液手~:手汗,臭腋~:腳臭 siō
 d. 穢 hui、⁸⁵ 雨 hu 白、園白遠白碗手~:袖子 huĩ、⁸⁶
 熊 hiam、⁸⁷ 壓 hap、域 hit、郁 hiok⁸⁸

⁸⁰ 莆仙 (劉福鑄 2007) 以母部分讀 l (對應其他閩語讀 s)，字例包括：與諭癢蠅檐翼熠鹽勻躍液榕。

⁸¹ 「焉」《集韻》兩讀虛延切、丘虔切。

⁸² 「容蓉」漳平永福和漳平菁城 (張振興 1992:60, 211)、龍巖適中和龍巖城關 (陳筱琪 2011) 都讀 gion, 遂安 (曹志耘 1996:53) 讀 lan。又「俗」賓陽新橋、貴港南江、北流唐僚、宜州德勝分讀 tʃuk、tʃʰuk、tʰuk、ʃuk, 「欲慾浴」寧遠清水橋、宜州德勝分讀 su、hiuk。

⁸³ 「夭」《集韻》一讀苦鍋切, 「夭妖」龍巖城關 (郭啟熹 1996:80) 讀 giau, 又「笑」廈門三讀 siau 文、ts'iau 文、ts'io 白, 衍生字「僕」《廣韻》他計切, 音替。

⁸⁴ 諧聲字「瀼」《廣韻》兩讀昌以母, 其他串聯「冀驥」、「穢」、「趨」、「廨」分屬見從徹心母。

⁸⁵ 影母字「穢恚」今北京話皆讀 xuei。

⁸⁶ 「園遠」更多方言音讀見例(13)。

⁸⁷ 霞浦長春 (秋谷裕幸 2010:75)、寧德八都 (秋谷裕幸 2018:535)、湘鄉翻江 (蔣軍鳳 2010:40)、寧都梅江分讀 kʰiŋ² 又、kʰe:m²、ɬʰ-、suŋ², 又韓語和日語唸作 kom、kuma 或許不是偶然。

⁸⁸ 云母字「盍」《說文》讀若灰, 一曰若賄, 「珣賄」《廣韻》歸曉母。又諧聲字「綯黠」《廣韻》歸見母, 映襯「有文」龍巖城關 (郭啟熹 1996:70) 讀 giu。

如果讀 g 視為增生，例(25)作何解釋？若是增生，為什麼不一致？若非增生，這些語料可有一貫的分析？先看諧聲的見母字「姜」、溪母字「羌」、心母字「養」、⁸⁹ 和邪母字「詳」⁹⁰ 祥翔」的方言音讀，除了濁音清化，舌根塞音塞擦化、塞擦音邊音化 (dz > l)、⁹¹ 塞擦音簡化、口腔構音姿勢解除、⁹² 聲母歸零的連續音變環環相扣：

(26) 姜	kioŋ ¹	玉林興業
	k ^h ioŋ ¹	玉林北流塘岸
	tsaŋ ¹	玉林容縣
	taŋ ¹	富川八都
羌	kioŋ ¹	玉林興業
	k ^h ioŋ ¹	玉林福綿
	tsaŋ ¹	玉林容縣
養	tsɔŋ ³ _{墨魚~}	寧德九都（秋谷裕幸 2018:293）
	tuɛŋ	漢越語（李連進 2000:294） ⁹³
	sɔŋ ³⁴	寧德
	hɔ ³ _{~魚：乾魚}	田東林逢

⁸⁹ 「養」《集韻》此兩切，音搶、「鱉」《集韻》與養同，塞擦音簡化清清楚楚。

⁹⁰ 《廣韻》又讀以母，「洋」也兩讀邪以母。

⁹¹ 精母字「剪」（「前」崇安讀 laŋ_{~天}）、從母字「字」、徹母字「抽」（「妯」《集韻》一讀盧谷切）、莊母字「爪」（漳州讀 dziau）和章母字「遮」（漳州讀 dzia）廈門分別白讀 lien、li、liu、liau 及 lia。

⁹² 除了 s, z > h, f，在只有 x, ɣ 的方言，也籠統視為口腔構音姿勢解除。

⁹³ 一如韓國和日本漢字音，本文提到的漢越語（李連進(2000)書中和北京話、廣州話及許多平話並列）其實是越南漢字音，一個自成體系的音韻層次，和一般散見、受本土音系制約的借詞不可混為一談。

詳祥	dzioŋ ²	石陂
	lyoŋ ²	崇安
	tsioŋ ²	建甌
	ts ^h ioŋ ²	玉林北流
	t ^h ioŋ ²	玉林福綿
	sioŋ ²	玉林興業
詳	zia ²	黃山甘棠（蔣冰冰 2003:138） ⁹⁴
	hiã ²	南陵奚灘（同上） ⁹⁵
	hian ²	石台七都（同上）
詳祥翔	iã ²	桃江三堂街（雷雨良 1988）

依循這條思考理路，龍巖城關（郭啟熹 1996:92, 93, 100）「羊
文洋文佯佯養文氧癢文恙樣文」讀 *gian*、「洋白羊白養白樣白」讀 *giõ*，
聲母未必增生，恐是存古。如果對諧聲串聯抱持疑慮，且看個
別轄字「癢」在福建境內幾個方言的音讀，同樣顯示舌根塞音
塞擦化、塞擦音邊音化及塞擦音簡化：

(27) 癢	<i>gian</i> ³ 文 / <i>tsiõ</i> ³ 白	龍巖城關（郭啟熹 1996:92） ⁹⁶
	<i>dzioŋ</i> ⁵	石陂
	<i>lioŋ</i> ⁵	建陽
	<i>ts^hioŋ</i> ⁶	將樂 ⁹⁷
	<i>t^hioŋ</i> ³⁴ 文 / <i>sioŋ</i> ³⁴ 白	泰寧

⁹⁴ 原文記作語音表式 *zia*²。

⁹⁵ 原文標成陽去調，怕是訛誤。

⁹⁶ 漳平永福（張振興 1992:56-58）「癢烱~~：爛泥狀」讀 *tsiŋ*，漳州「癢養頭~：頭胎」讀 *tsiõ*。

⁹⁷ 網站記作陰入調，應是誤植。

口腔構音姿勢解除可進一步系聯橫縣橫州（李連進 2000:304）、佛山石灣（任民 1992）分讀 $h\epsilon\eta$ 、 $h\epsilon\eta$ ，⁹⁸ 後續的聲母歸零不必言說。

若說龍巖城關「癢」讀 ts -純屬孤例不足採信，且看以母字「陽揚楊瘍」在幾個閩南語的特殊音讀，反映舌根塞音塞擦化及塞擦音簡化：

(28) 陽揚楊 _文 瘍	$gian^2$	龍巖城關（郭啟熹 1996:92）
楊 _白	$gi\tilde{o}^2$	龍巖城關（郭啟熹 1996:100）
揚 _{~粟} 楊 _{~梅}	$ts^{h}i\tilde{u}^2$	廈門
	$ts^{hi}\tilde{o}^2$	漳州（馬重奇 1993）
瘍 _{流~：流湯}	$s\tilde{i}u^2$	廈門
	$si\tilde{o}^2$	漳州（馬重奇 1993）

又紹興（王福堂 2008）「楊_白、~柳、~樹」讀 $lian$ 見證塞擦音邊音化，「楊陽揚瘍」橫縣橫州（李連進 2000:304）讀 $h\epsilon\eta$ 顯示口腔構音姿勢解除，方言聲母歸零司空見慣。值得一提的是，「楊」的衍生字「湯」《集韻》待朗切，音盪，「盪」余章切，音陽，側羊切，音莊。若從以母發想，為何時而讀如定母，時而讀如莊母？增生一說並不妥當，恐怕適時跳脫中古字母思維，⁹⁹ 找

⁹⁸ 橫縣橫州喻母部分讀 h ，例如：夜移夷姨矣飴以 hi 、余餘與_給譽預豫于孟榆逾愉癒喻裕 hy 、兩宇禹羽芋 hu 、易_難肄異 hEi 、搖謠窰姚耀鷄 hiu 、炎鹽閭簾豔焰醃 him 、葉頁 hip 、延筵演 hin 、圓員院緣沿鉛 hyn 、洋洋燂楊陽揚瘍養癢樣 $h\epsilon\eta$ 、藥 hEk 、翼 $h\eta k$ 。佛山石灣喻母多讀 h （根據任民（1992），亦見順德大良、南海沙頭、鶴山古勞）不贅舉。

⁹⁹ 筆者無意全盤否定中古分類，僅主張面對特殊音讀，研究者不應「聲母表現不合音韻規則」一語帶過，而該抽絲剝繭，釐清演變脈絡。

到更早的聲母形式，才能走出困境。此外，例(29)諧聲字族的《廣韻》分類搭配例(30)方言今讀，同樣揭示連續音變，尤其澄母字「腸」方言讀作舌根塞音、塞擦音、邊音、舌尖塞音或擦音，不過體現語音發展長河的幾個橫斷面，何苦拘泥中古字母？

(29) 腸：宕開三澄母	tɕʰaŋ
場：宕開三澄母	tɕʰaŋ
錫：宕開三清母、宕開三書母	ɣaŋ
湯：宕開一透母、宕開三書母	tʰaŋ、ɣaŋ
錫：宕開三書母、宕開三以母	ɣaŋ、iaŋ

(30) 腸場暢	kʰaŋ	蒲城興鎮（孫立新 1992）
腸	dziaŋ ²	古丈死客話（鄒曉玲 2010）
	lioŋ ²	古丈六保話（同上）
	tɕiaŋ ²	武宣樟村
	tiaŋ ²	臨桂五通
	ɕiaŋ ²	連山布田
傷	ɕiaŋ ¹	連山布田
	siaŋ ¹ 文	潮州
	xiaŋ ¹	富平美原（徐朋彪 2011） ¹⁰⁰
瘍	iaŋ ² / siũ ²	漳浦
	hieŋ ² 潰~	橫縣縣城

¹⁰⁰ 「瘍」亦然。

以母字「俞」¹⁰¹ 愉逾榆喻愈裕」晉江讀 lu，方言比較可見聲母衍化路徑依序如下：¹⁰²

(31) 愉喻 裕	gi	龍巖城關（郭啟熹 1996:68）
	dzi	漳浦 ¹⁰³
	lu	晉江
	gi ⁶	漳平菁城（張振興 1992:205）
	dzu ⁶	漳浦
	lu ⁶	晉江

同理，龍巖城關「榕」讀 lion_ŋ (< dzion_ŋ)，¹⁰⁴ dzion_ŋ 清化後直至聲母歸零的各個演變階段庶幾都有實證：

(32) 榕	giuŋ ²	通霄客語（李存智 1994）
	lion ² 白	龍巖城關（郭啟熹 1996:94）
	ts ^h iŋ ² ~ 樹	漳州（馬重奇 1996）
	siŋ ² ~ 仔樹	長泰（徐睿淵 2018）
	lœŋ ²	莆仙（劉福鑄 2007）

¹⁰¹ 「俞」《集韻》又讀丑救切、春遇切，「掄」《集韻》讀丑鳩切、他侯切、徒侯切、春朱切、容朱切等，都在連續音變的理論框架得到解釋。

¹⁰² 「愉喻裕」潮州、建陽、崇安、建甌分讀 zu、fiy、həu、y，見證後續音變。一位外審認為「由 dzi 變 gi，如‘字二’，臺灣南部閩南語俯拾皆是」，問題是：吳語常見 k 逢 i 顎化讀 tɕ，g 逢 i 顎化讀 dz，承上，dzi > gi 不合語音理據，參例(22)。

¹⁰³ 仙游「愉喻裕」聲母清化讀 tsy。

¹⁰⁴ 「橐」《玉篇》古文松字，邪母字「松」石陂、崇安分讀 dzueiŋ、ləŋ 白。

容蓉	hueiŋ ²	石陂
	hœyŋ ^{2b}	松溪
	yœiŋ ²	沙縣

例(33)「林」的諧聲字也見連續音變的痕跡，从女林聲的「婪」《說文》讀若潭，值得細究，「潭」《集韻》又讀徒南切、徐心切，¹⁰⁵ 輾轉透露來母和塞擦音的關聯，¹⁰⁶ 這個解讀從客贛方言（劉澤民 2004:62-63）「林淋」讀塞擦音，或簡化讀舌尖塞音、擦音得到佐證，見例(34)：

(33) 噤：深開三群母	tɕiən (< kiən < giən)
禁：深開三見母	tɕiən
郴：深開三徹母	tɕʰən
緄：深開三徹母	tɕʰən
霖：深開三心、生母	ʂən ¹⁰⁷

¹⁰⁵ 諧聲字「燂」《集韻》四讀慈鹽切、徒南切、徐廉切、徐心切。

¹⁰⁶ 从土尢聲的來母字「壘」《說文》讀若逐，又从黽尢聲的「鼃」《廣韻》歸清母、从欠鼃聲的「𪔐」兩讀精從母。

¹⁰⁷ 生母字「森」橫縣縣城、澄城（孫立新 1994）、扶綏龍頭分讀 tɕʰem¹、tɕʰ¹、ʃem¹，既是會意字，也是形聲字。

(34) 林：tɕʰim、tɕʰin、tɕʰin̩、tɕʰiəŋ、tɕʰĩ、tɕʰin

ɕyn、ɕim、ɕin、ɕin̩、ɕĩ

sən

淋：dzən

tɕin、tɕʰim、tɕʰin、tɕʰin̩、tɕʰiəŋ、tɕʰĩ、tɕʰin、tɕʰən

tɕən、tsʰen、tsʰən

tʰin、tʰen、tʰən、tʰɛ̃

səm

接著藉由和船母字「繩」的對比，解析「蠅」龍巖城關讀 sin。除了舌根塞音塞擦化，¹⁰⁸ 其他連續音變昭然若揭。又「繩蠅」泰寧讀 syn、潮州讀 siŋ，見證「繩」《說文》蠅省聲，¹⁰⁹ 因為後續聲母衍化速度不同，《廣韻》收錄有異。

¹⁰⁸ 注意「𧈧」《集韻》渠幽切、《字彙》驅尤切，「蠅」《集韻》昨互切、以證切。

¹⁰⁹ 《說文》時期同音，但未必讀 s-。

(35) 繩	dzən ²	邵陽（鮑厚星 1989）
	lən ²	益陽桃江（周賽紅 2005:49）
	tsin ² 白，準繩	南安
	tsʰən ²	宿松河塔
	tʰi ²	永豐（孫宜志 2002）
	zyən ²	邵東水東江（劉偉民 2004:25） ¹¹⁰
	sin ² 文	南安
	sun ²	梅縣
	ɣien ²	雙峰
	xiəŋ ²	富平美原（徐朋彪 2011）
	yən ²	資源延東（張桂權 2005）
蠅	dzyn ²	東安花橋（劉祥友 2008:102）
	len ²	安福（李冬香 2014）
	tien ²	文昌（侯精一 2002:210）
	tin ²	海口（杜依倩 2007）
	zyeŋ ²	全州縣城
	iŋ ² 文/ sin ² 白	廈門
	ɣyeŋ ²	雙峰
	yeŋ ²	宣州德勝 ¹¹¹

影母字「穢」龍巖城關（郭啟熹 1996:66）讀 hui，聲母也非增生，諧聲串聯和方言音讀可證。首先，《廣韻》「𪔐」居衛切，《集韻》「𪔐𪔐」姑衛切、「𪔐」達穢切，都見舌根塞音痕跡，

¹¹⁰ 原文記作語音表式 zyən，下同。

¹¹¹ 桂陽敖泉（范俊軍 1995）讀 miŋ，見證鼻音增生。

心母字「歲」方言形式揭露塞擦音簡化、塞擦音邊音化及口腔構音姿勢解除：

(36) 歲	tsua ⁵	古丈高峰（楊蔚 2010:186）
	tʃuoi ⁵	宜州德勝
	tuei ⁵⁶ ~數/ tʃuei ⁵⁶ 過~	澄城（卜曉梅 2010）
	sei ⁵ 文/ tsei ⁵ 白	邵武
	sy ⁵⁶ 文/ li ⁵⁶ 白	永新 ¹¹²
	suei ⁵ 文/ xuei ⁵ 白	福州
	sue ⁵ 文/ hue ⁵ 白	廈門

加上《廣韻》「歲」兩讀曉影母、「齣」歸曉母、「歲」屬影母，以上種種再度顯示，連續音變按部就班，例(37)「穢」的諸多唸法也不例外（虛線隔開閩語、粵語）。

(37) 穢	gui ⁵⁶	明溪城關
	sy ⁵	建甌市志
	hui ⁶	平南雅埠
	ui ⁵	寧德
	
	kəu ⁵⁶	博白地佬話（彭敏 2011:70）
	sui ³⁴	北海沙田
	lei ⁵	北海南康
	huei ⁵	融水縣城
	uei ⁵	陽山

¹¹² 網站文讀記作語音表式 cy。

如果連續音變的思考理路正確，例(25)有個系統空缺：影組讀 t、tʰ，雖然龍巖城關關如，卻見其他方言，比方：

(38) 穎	tʰeŋ ³	潮州、澄海
	tɛn ⁵	龍州上龍
揖	tʰuɛt ^{7a} 作~	連山布田 ¹¹³
	tʰɛp ⁷ 作~	玉林容縣
縈	teŋ ²	福安 ¹¹⁴
揖	tuĩ ¹	雙峰
夷 _白	tʰi	永安（周長揖、林寶卿 1992:29） ¹¹⁵
飴 _{高梁~}	tʰi ⁵	漢越語（李連進 2000:111）
簷	tʰɛm ²	漢越語（李連進 2000:187）
尹	tʰɛn ²	漢越語（李連進 2000:275） ¹¹⁶
鉛 _{~筆}	tʰeŋ ¹	龍勝和平（歐陽瀾 2010:40） ¹¹⁷

¹¹³ 根據「揖_{作~}」在幾個平話的音讀：ka 陽朔驢馬、tʰɛp 扶綏龍頭、tʰɛp 鬱林福綿、sei 臨桂兩江、iɛp 橫縣橫州（李連進 2000:200），連續音變獨缺口腔構音姿勢解除。

¹¹⁴ 匣母字「螢」兩讀 teŋ²、meiŋ²。

¹¹⁵ 諧聲字「踈」《集韻》一讀陳尼切，「洩_又楔_又狹_又呷」《廣韻》分屬透定邪曉母，反映聲母歸零前，歷經塞擦音簡化及口腔構音姿勢解除。

¹¹⁶ 「尹」橫縣橫州讀 ɿn 和漢越語一起見證塞擦化雙線簡化。又筆者懷疑同歸臻合三的「君尹」或有諧聲關係，「涪」《集韻》四讀俱倫切、他昆切、紆倫切、于云切，「笋」讀聳尹切，「焄」讀許云切，「軛」讀胡吠切，幾乎完備了連續音變的各個階段，這個斷鏈可從長沙、雙峰「君」分讀、tɕyn¹ (< kyn)、tuan¹ 補足。

¹¹⁷ 石陂、三元三明、玉林容縣、南海沙頭、南寧市內及隆回高坪（劉道鋒 2003）分讀 kʰiŋ¹ 洋~鍋：鉛鍋/kʰaŋ¹ 金屬、tsʰaiŋ¹、ɿn²、hyn²、yn²、mien¹。此外，「船」《說文》鉛省聲，富川福利、富川葛坡（彭新凡 2005:18, 21）分讀 tion²、sueŋ²，見證塞擦音簡化。

例(39)溪母字「頃傾」在長沙、雙峰的音讀反映舌根塞音塞擦化和塞擦音簡化，¹¹⁸「頃_{~刻}傾」潮州讀 k^{huan} ，从禾頃聲的以母字「穎」讀 $t^{h}eŋ^3$ ，¹¹⁹在諧聲串聯的連續演變找到對應。「穎」的方言比較也見連續音變，讀 t^{h} -並不意外，詳例(40)。

(39) 頃	$t^{h}yn^{34}$	長沙
傾	$t^{h}yn^1$ 文/ k^{huan}^1 白	長沙
頃傾	$t^{h}uan$	雙峰

(40) 穎	gin^3	龍巖城關（郭啟熹 1996:89）
	$leŋ^4$	鬱林福綿
	tci^5	臨桂五通
	$t^{h}eŋ^3$	潮州、澄海
	$hiŋ^4$	博白縣城
	$iŋ^4$	北流唐僚

再說山合三以母字「捐」雙峰讀 $tuĩ$ ，同見母字「絹」，¹²⁰聲調不計。若著眼中古字母， t 從何而來？若從諧聲及方言材料雙管齊下，脈絡清晰可見。「捐」中古亦歸見母，即連影母字「娟」方言普遍讀同見母，從底下材料可推測舌根塞音塞擦化和塞擦音簡化產生雙峰音讀（參注 118）。

¹¹⁸ 眾所周知，雙峰見溪群母讀如端透定母，主要涵蓋果遇止山臻宕梗通攝合口三四等字，獨缺蟹攝。歷經中古唇化牙音聲母逢 i 導致特殊音變的分析（馮蒸 1991）並不可行，關鍵在於：溪母字「棄泣」讀 ci 同樣源自舌根塞音塞擦化繼而簡化，只不過簡化時分道揚鑣，讀作擦音。

¹¹⁹ 寧德文白異讀 $iŋ^{34}$ 、 $miŋ^{34}$ 顯示聲母歸零後鼻音增生。

¹²⁰ 《集韻》一讀焚絹切，歸匣母。

- (41) 捐 kyaiŋ¹ 三明三元
 kyäi¹ 浦城南浦
 tɕɿ¹ 寧國南極
 tsuei¹ 龍游
 tɕyẽ¹ 長沙
 tuĩ¹ 雙峰

「捐絹」長沙和雙峰分讀 tɕyẽ、tuĩ、例(42)《廣韻》聲母分類，加上从金月聲的「鋬」《集韻》兩讀隨戀切、火懸切，完整拼湊出舌根塞音塞擦化、塞擦音簡化、口腔構音姿勢解除和聲母歸零的系列音變。

- (42) 鋬：山合三群、影母、山合四影母 yan
 鋬：山合四見母、山合四匣母 tɕyan、ɕyan
 鋬：山合四見母、山合四匣母 tɕyan、ɕyan
 弼：山合三曉母、山合四影母 ɕyan、yan

同理可證影母字「縈」福安讀如端母，體現比《廣韻》收錄更早的語音形式。先看諧聲串聯的《說文》注音：

- (43) 𦉰：營省聲。 梗合三群母 tɕ^hyəŋ
 𦉰：𦉰省聲。讀若𦉰。 梗合三群母 tɕ^hyəŋ
 縈：𦉰省聲。 梗合三影母 iəŋ
 𦉰：𦉰省聲。 梗合三云母、 梗合四影母 iəŋ
 營：𦉰省聲。 梗合三以母 iəŋ

《集韻》「滢」又讀涓莢切、吉成切，「鎗」一讀畎迴切，舌根塞音淵源無法抹煞，「馨」一讀初耕切，透露舌根塞音塞擦化，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罄」規倫切、船倫切、堂練切、須倫切、松倫切、胡畎切、舒均切（音勻），突顯連續音變循序漸進、有條不紊。

同理，檢視下列諧聲字族的聲母差異，

(44) 答：止開三徹母	tɕʰɿ
齡：止開三徹母、止開三書母	tɕʰɿ
眙：止開三徹母、止開三以母	tɕʰɿ、i
治：止開三澄母 ¹²¹	tʂɿ
胎：蟹開一透母	tʰai
怠：蟹開一定母	tai
詒：蟹開一定母、止開三以母	tai、i
臬：止開三心母 ¹²²	ɕi
柶：止開三邪母	sɿ
始：止開三書母	ʂɿ
哈：蟹開一曉母 ¹²³	xai
怡：止開三以母	i

¹²¹ 从艸治聲的「落」《廣韻》兩讀澄定母。

¹²² 从隶臬聲的「隸」《廣韻》劃歸蟹開一定母。

¹²³ 「痞」亦然。

但方言今讀未必盡如《廣韻》收錄，比方：

(45) 治	ki ⁵⁶	富平美原（徐朋彪 2011）
	tʃi ⁶	蒙山西河
	tsi ⁶ 文/ ti ⁶ 白	陸豐內湖
	ʃi ⁶	信都鋪門
	h ⁶	百色市內
	hi ⁶	泰寧城關
始	kh ³⁴	龍勝紅瑤
	tsh ³	台山台城
	tʰi ³	斗門斗門鎮
	si ³	北海南康

舌根塞音塞擦化、塞擦音簡化、口腔構音姿勢解除一覽無遺，印證趙元任先生灼見：「原則上大概地理上看得見的差別往往也代表歷史演變上的階段。所以橫裡頭的差別往往就代表豎裡頭的差別。一大部分的語言的歷史往往在地理上的散佈看得見。」(Chao 1968:99)。至於以母字「飴^{高粱~}」，除了漢越語讀 tʰi⁵，石陂、南海沙頭分讀 hi²、hi²，同樣體現比韻書收錄更早的形式。例(46)的方言比較揭露漢越語「簷」¹²⁴ 的唸法不過呈現語音演變長河的一個橫斷面，反之，不符中古分類若一概視為增生，方言差異跨度太大，如何妥善分析？

¹²⁴ 本字「檐」，《集韻》兩讀都濫切、余廉切。

許慧娟

- (46) 簷 $giam^2$ 龍巖（陳章太、李如龍 1991:13）
 $dzin^2$ 蕨枝坪（鄭焱霞 2010:265）
 $liam^2$ 建寧（李如龍 2001:396）¹²⁵
 $tsĩ^2$ _白 廈門、潮州
 t^hEm^2 漢越語（李連進 2000:187）
 $siəm^2$ _文 潮州
 him^2 橫縣橫州
 iam^2 _文 廈門

章禪母字「蟾」的諸多方言形式（虛線分開平話、粵語和閩語）也在掌握之中，不贅述：

¹²⁵ 藤縣縣城讀 lim 。

(47) 蟾	kin ² _{~酥}	龍勝紅瑤
	ts ^h a ⁴ _{~酥}	靈川潭下
	t ^h u ⁶	寧遠清水橋
	saŋ ² _{~酥}	桂林朝陽
	
	k ^h am ² _{~酥}	貴港南江
	ts ^h am ² _{~酥}	曼谷廣府話
	sim ² _{~酥}	佛岡
	hiam ²	五華（魏宇文 1997）
	im ² _{~酥}	賓陽新橋
	
	sien ² _{單字讀} / tsan ² _{~蜮}	福清
	xien ²	明溪
	iŋ ³⁴	建甌

一併考慮例(48)諧聲字族的《廣韻》分類和北京話今讀，再看「闔」《集韻》四讀丘檢切、去劒切、昌豔切、余廉切，漣源（劉曉飛 2006:19）「瞻」讀 ki，富平美原（徐朋彪 2011）「詹瞻」讀 kǎ、「蟾瞻」讀 xiǎ，發現即便時空互異，方言存古或創新，無不依循連續音變的發展脈絡。¹²⁶

(48) 瞻：咸開三章母 ¹²⁷	tʂan
檐：咸開三昌母	tʂ ^h an

¹²⁶ 有關影組以外中古字母方言今讀的理論預測，筆者大抵一一驗證，比方曉組不是直接來自見組，方言確實體現中繼的塞擦化、塞擦音雙線簡化的結果，為聚焦主題，僅能就此打住。

¹²⁷ 南安溪美讀 tsiam 文/ siam 窺視、平樂青龍讀 tǎ̃。

闔：咸開三昌母、咸開三以母	tɕʰan、ian
膽：咸開一端母 ¹²⁸	tan
澹：咸開一定母	tan、tʰan
瞻：咸開三禪母	ʂan
檐：咸開三以母	ian

最後附帶一提，筆者無意主張中古字母都來自見組，但《廣韻》見組塞音轄字明顯多於幫端組（見例(49)），喻三歸匣、曉組上古歸見組、諧聲串聯、方言今讀（參例(50-52)）等，¹²⁹ 無不透露舌根塞音開枝散葉。从虫唯聲的「雖」《廣韻》歸心母，¹³⁰ 「羅羅」歸來母都能透過連續音變一一耙梳。¹³¹ 最後，《廣韻》並母字多於幫滂母字，定母字多於端透母字，群母字卻明顯少於見溪母字，這個不對稱分佈和漳平永福、龍巖城關等閩南語影組多讀 g 有否關聯，尚不得而知，誠是今後必須嚴肅以對的課題。

- (49) 幫組：幫 861、滂 654、並 1118
端組：端 614、透 540、定 1022
見組：見 2029、溪 1071、群 716
曉組：曉 1112、匣 1312

¹²⁸ 「膽擔_{挑~}」江永河淵（謝玄 2004:33）讀 loŋ，推測來自塞擦音邊音化。

¹²⁹ 禪母字「甚」封開南豐讀 tsɔm⁶、晉江青陽文白異讀 sim⁵⁶/ tsam³⁴_{~然}、雙峰讀 yien⁶、富平美原讀 xiɛ⁵⁶。

¹³⁰ 福州讀 tshuei¹、古田兩讀 sui¹/ tshui¹、澄城（孫立新 1994）讀 tuei¹、昭平馬江（鄧險峰 2008）讀 fui¹ (< xui¹ < sui¹)、西岸讀 oi¹。又《集韻》「唯」徂誅切、「鷺」一讀胡了切。

¹³¹ 更多字例將專書介紹。

(50) 勘：咸開一溪母	k ^h an
堪：咸開一溪母	k ^h an
戡：咸開一溪母、深開三知母	k ^h an、tɕən
蹉：深開三徹母	tɕ ^h ən
斟：深開三章母 ¹³²	tɕən
湛：咸開二澄母、咸開一端母 ¹³³	tɕan、tan
𪔐：咸開一端母	tan
黠：咸開一透母、咸開一定母	tan
𪔐：咸開一心母	san
𪔐：深開三船母	ɕən
(51) 崔：蟹合一清母、蟹合一從母	ts ^h uei
椎：止合三澄母	tɕuei、tɕ ^h uei
錐：止合三章母	tɕuei
雛：止合三章母、臻合三心母	tɕuei
推：止合三初母、蟹合一透母	t ^h uei
厓：蟹合一定母	t ^h uei
誰：止合三禪母	ɕuei、ɕei ¹³⁴
睢：止合三心母、止合三曉母	suei、xuei
隹：止合三曉母	suei
淮：蟹合二匣母	xuai ¹³⁵

¹³² 北流唐僚（謝建猷 2007:1810）、富平美原（徐朋彪 2011）、孔夫話（常亮 2014:19）分讀 kyn¹~茶：倒茶、kê¹、k^haŋ¹。

¹³³ 又讀深開三澄母，北京話今讀 tɕ^hən，礙於篇幅，無法盡列。

¹³⁴ 全州縣城讀 dzui，廈門話文白異讀 sui、tsui，岳陽柏祥（李冬香 2007:49）、雙峰分讀 xy、ɣui，益陽桃江（周賽紅 2005:50）讀 yei，佐證塞擦音簡化、口腔構音姿勢解除及聲母歸零。

唯：止合三以母

uei

(52) 錐	gy	岳陽柏祥（李冬香 2007:41）
	kvei	醴陵（張淑萍 2014:218）
	ki	崇陽（張淑萍 2014:217）
錐椎	ky	攸縣（李永明 2001:915）
	kuei	張掖（王曉斌 2011:28）
催	k ^h io	增城畚語（吳中杰 2004:109）
誰	k ^h un	湘鄉谷水（劉曉飛 2006:16）
維~持 唯~一 帷~桌	gui	漳平永福（張振興 1992:46）

4. 「扒_飯」本字考

《廣韻》扒：拔也，詩云勿剪勿扒，亦作拜。扒：破聲。又擘也。《集韻》筆別切，𠀤讀若分別之別。擘也，剖分也。划：《廣韻》撥進船也。《集韻》舟進竿謂之划。明顯地，中古「扒」和「划」語意並無重疊之處。又《廣韻》「扒」博怪切讀去聲，博拔、方別切讀入聲；「划」劃歸下平聲，二字聲調不同，但北京話入派三聲後，皆讀陽平。

本文認為北京話「扒」了幾口飯，¹³⁶ 本字當是「划」，注意拿筷子進食和握槳划船手操工具動作近似。再者，「划」《廣韻》三讀果合一見母上聲、果合一見母去聲、假合二匣母平聲，

¹³⁵ 从匚淮聲的「匱」《廣韻》一讀溪母。

¹³⁶ 寧遠北路(李文 2008:36)「扒」兩讀 pəu、k^həu 可見一斑。

鑒於曉匣上古歸見溪群，聲母討論起點定於舌根塞音應無不妥。韻書難免失收，《廣韻》非合三字讀如合三不乏實證，上文「黃窩」都是合一字，舌根音逢 y 唇化明明白白。下例「划」的方言音讀 i、u 介音並陳反映合三淵源，部分方言歷經舌根音唇化水到渠成。¹³⁷「划」變讀唇音後，語者不察以同音字「扒~飯」取代，時間一久積非成是，書面語助長以訛傳訛。

- (53) 划 gua⁶ 漳平菁城（張振興 1992:205）
 guɛ¹~船 龍巖城關（郭啟熹 1996:72）
 g^ho²~船 湘鄉金藪（蔣軍鳳 2010:68）
 kɛ⁵ 昭平（黃群 2006）
 k^hua² 博白縣城（謝建猷 2007:1183）
 k^hu¹² 寧遠清水橋（李連進 2000:24）
 bo² 瀘溪浦市（瞿建慧 2005）
 ba² 資源延東（張桂權 2004）
 pia² 桂陽敖泉（范俊軍 1995）
 p^hio² 臨桂兩江（李連進 2000:24）
 p^ha²~龍船 攸縣（陳立中 2005）

根據臺灣教育部客家語常用詞辭典，「準飯划」意指當飯吃，四縣客語讀作tsun³ fan⁵ p^ha²，散文作家簡嫔(2013:185)寫道，『我母幫她備一大碗，布滿飯菜，她端碗慢慢划食，食慾甚佳』，用字遣詞也見「划」而非「扒」，如此語感明顯非筆者獨有。

北京話既有「扒扒拉」，也有「划划拉」，两者在意思上

¹³⁷ 除了「划」讀 p^ha，國姓陸豐客語(黃美珠 2013: 41)遇攝模韻匣母字「湖~脈 瓠壺~羅鉢頭 辱~水」讀 p^hu 也見證舌根塞音唇化。

有聯繫更有區別，本文無意宣稱「扒」和「划」意義完全相同。根據漢典，「扒拉」和「划拉」都有迅速撥進之意，如『扒拉兩口飯』、『飯都擺上桌了，再忙也得划拉兩口』。臺閩語「划」有 ko^5 _{~船}、 pe^2 _{~龍船} 兩讀，¹³⁸ 「划鴨子~水」也讀 pe^2 ，顯見舌根音唇化，支持本文觀點。鑒於成語「鬼畫桃符」，意指潦草書寫的「划拉」恐是「劃拉」簡寫，況且「劃」北京話一讀陽平（小學堂），今讀無異。此外，「扒~癢」本字應是「爬」，¹³⁹ 《顏氏家訓·歸心》『稍醒而覺體癢，爬搔隱疹，因爾成癩，十許年死。』，《廣韻》搔也。因為同音替代，個別漢字語意愈見複雜。

¹³⁸ 一位外審指出，「此例前輩學者在考本字時，一定會[考慮，筆者按]聲調，也就不會把這兩詞認做一個詞.....」，《廣韻》「划」收錄平上去三種聲調，例(53)也多有陽平音讀（搭配雙唇或舌根聲母），並非筆者妄議。如果的確是兩個詞，還望學者專家賜教。

¹³⁹ 鴨子划水和扒癢動作基本無異，不排除「爬」是「划」歷經唇化後新造的漢字，今「爬」多指手腳一起著地走路或攀登，多少偏離原意。此外，用「耙」（《廣韻》未收錄，見宋朝《太平御覽》、《朱子語類》）平整土地或聚攏穀物，其動作廈門讀 pe^2 ，本字或許也是「划」。

5. 「𨾏_{~到腳}」¹⁴⁰ 本字考

大陸電視劇裡「腳 uai³⁴了」是常常聽見的臺詞，益陽（曾毓美 1995）也讀 uai³⁴。常用字形為「𨾏」，比較《康熙字典》和漢典，基本字義包括山、水彎曲處（多用於地名）、山路不平或山高貌，意指腳扭傷明顯是後人不識本字所致。有的方言調查資料寫作「𨾏_{~到腳}」，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字典雖有收錄，但無原典出處，顯是俗字。龍巖城關（郭啟熹 1996:77）讀 bai³、寧遠北路（李文 2008:26）讀 pa³⁴，雙唇塞音從何而來？幾經抽絲剝繭，本字是「𨾏」，涉及舌根音唇化。

具體討論龍巖城關音讀之前，先得稍稍岔出討論「拐」。根據漢典，「拐」並無扭傷之意，但網路世代「拐到腳」是足踝扭傷的常用語彙。筆者同意一些方言學者主張本字是「𨾏」，語者不察寫作「拐」，純粹是典型的同音借字。古籍云：折臂𨾏足，不能進酒；當代用法如在線新華字典收錄，「𨾏閃（筋骨、肌肉扭傷）、𨾏折（骨折）、𨾏跌（跌傷）、𨾏墊（騎馬時因坐墊不當而扭傷）」。「𨾏」：《說文》足跌也，¹⁴¹ 從足委聲；《廣韻》烏禾切，劃歸果合一戈韻影母。要說「拐_{~到腳}」本字是「𨾏」，必先論證（一）影母字「𨾏」有舌根音讀、（二）戈韻讀 uai。

¹⁴⁰ 「𨾏」《集韻》一讀委遠切，音宛，體屈也、一讀烏臥切，音洧，與𨾏同。對照「宛」浦城南浦讀如山合一影母 uāi，鼻音成分一旦消失，果合一影母「洧」呼應閩語果攝部分唸 uai（詳後）。因《說文》收錄「𨾏」而非「𨾏」，本節側重探討前者歷經諸多音變後的方言體現，後者暫且交代至此。

¹⁴¹ 段玉裁·注：「跌，當為𨾏字之誤也。肉部曰：『𨾏，骨差也。』𨾏者，骨委屈失其常。故曰𨾏。」

首先，影母字「委萎矮倭」方言材料見舌根塞音聲母：¹⁴²

(54) 委	原~萎	刀鈍	gui	漳平永福（張振興 1992:46）
矮			gai ³ 白	隆回桃洪（張蓓蓓 2005:20） ¹⁴³
			kua ³	陽朔驢馬
			kɛ ⁶	平南雅埠
倭			k ^h y ¹	龍勝紅瑤
			k ^h uɔ ¹	宜州德勝

假設諧聲字音讀同源，「踠」也不例外，綏寧梅坪（吳曉燕 2008）讀 k^hue³⁴ 可見一斑。其實，方言還見更大範圍的影母讀舌根塞音。方言武山（王應龍 2011）影母開口一二等字讀作 k-，例如：哀埃挨矮靄愛 kɛ、懊 kau、歐 kou、暗 kã、惡^兒~ kə、恩 kəŋ、飢 kaŋ。龍巖城關（郭啟熹 1996:66-98）影母多讀 g，¹⁴⁴字例臚列如下：

¹⁴² 泥日母字「矮」永安（周長楫、林寶卿 1992:117）讀 gye²~死狗虱：搥搓使跳蚤死也不例外。

¹⁴³ 一位外審主張「矮」的起始形式為零聲母，先增生 ŋ，再按去鼻化規律變為 g。鑒於「矮」《集韻》一讀苦委切，音坭（止合三見母），加上第 3 小節的論證，適時跳脫韻書至上的傳統觀念或有必要。何況不管聲母源頭，只要語境符合，舌根音唇化順勢而行。

¹⁴⁴ 漳平永福（張振興 1992:41-65）亦然，不贅舉。

- (55) 丫啞_文、~巴亞 *gia*、啞_白 *gie*、蛙窪哇哇挖_文 *gua*、
 倚~靠 *giua*、煨 *gue*、威委畏_{大無~}、~寒慰 *gui*、夭妖么
 吆邀腰_文要~求窈 *giau*、腰_白約_猜 *gio*、憂優幽幼 *giu*、
 厭 *giam*、音陰飲~食蔭 *gim*、彎灣碗腕碗_文苑 *guan*、
 碗_白 *guã*、癮_文 *gin*、溫瘟穩隱醞_清 *gun*、熨 *gut*、
 殃央秧_文鞅 *gian*、汪枉 *guan*、約 *giak*

閩語戈韻唸 *uai* 見福州「磨_刀」*muai* _白、「過_{菜老}」*kuai* _白、¹⁴⁵ 泰寧「螺」*suai* _白。¹⁴⁶ 元音韻尾進一步消失讀-*ua*¹⁴⁷ 或者韻基融合讀-*ue* (< *uai*)見潮州：

- (56) a. 禾 *hua*、和~氣 *hua* _白、頗 *p^hua*、婆 *p^hua*、
 磨_刀 *bua* _白
 b. 科 *k^hue*、菠 *pue*、鍋 *ue*、過_逾 *kue*

龍巖城關（郭啟熹 1996:66-76）大同小異：果合一戈韻字基本讀 *o* (< *ua*)，可從「磨」文白異讀 *bo*²、*bua*² 窺知；「蓑」¹⁴⁸ 讀 *sui*¹ 反映曾經存在元音韻尾，韻基-*ai* 融合讀 *e* 見「螺過禾」分別白讀 *lie*²、*kue*⁵、*gue*²。¹⁴⁹ 此外，「委」讀 *gui*³，或為从足委聲的「踳」提供一點聲韻考據線索。至於聲調，「踳」《廣韻》

¹⁴⁵ 福州果開一箇韻和哥韻、果合一果韻和過韻部分轄字也讀-*uai*，例如：大 *tuai*、舵 *tuai*、我 *ŋuai*、簸 *puai*、破 *p^huai*。果韻例證還見石陂「坐」*tsuai*、曼谷潮州話「果_白」*kuāi* 及泰寧「火」*k^huai*。

¹⁴⁶ 龍巖城關附近的萬安梅村客語（何純惠 2014:162）「禾」讀 *vai* (< *uai*)。

¹⁴⁷ 對比福州和臺閩語「過_{菜老}」分讀 *kuai*、*kua* 一清二楚。

¹⁴⁸ 《廣韻》一讀蟹合一心母。

¹⁴⁹ 果合一「倭」讀 *o*¹、果合三「靴」讀 *hiua*¹、「癩_手」讀 *k^hue*² 都不意外。

劃歸平聲，今北京話讀 uo^1 ，但龍巖城關（郭啟熹 1996:77）讀 bai^3 （原文寫作「趺」¹⁵⁰），聲調並不相符，只是韻書收錄未必全面，鑒於聲韻母都得到解釋（詳後），語意又相同，加上聲調變異機率較高，¹⁵¹ 對本字考證應不構成嚴重問題，因為類推讀如「委」也不無可能。

現在檢視龍巖城關「趺」讀 bai ，如果音段討論起點擬作 $*gyai$ ，舌根音唇化加上唇音限制，介音消失就衍生 bai ，問題是：唇化的條件在 y ，本字「趺」《廣韻》劃歸果合一，如何誘發音變？¹⁵² 遊戲就有規則，何況造字，中古韻書聚焦個別漢字，容易錯失諧聲字千絲萬縷的關係。本文除了訴諸諧聲解開謎團，「委倭𠂔倭𠂔倭倭倭倭倭倭倭倭」《廣韻》都歸止合三，一讀果合一影母的「倭」龍勝紅瑤讀 k^hy ，冷水灘杉木橋（宋艷旭 2008:41）「趺_{了腳}」讀 $phie^1$ ($< phye^1 < k^hye^1 < gye^1$) 尤其關鍵。再則，果合一讀如合三還見鶴山雅瑤及臨桂五通，字例分列如下：

- (57) a. 科課顆火貨 $fyə$ 、禍 $yə$
b. 左佐座 $tjye$ 、梭蓑鎖瑣 jye

¹⁵⁰ 有趣的是，龍巖城關（郭啟熹 1996:78）「歪」讀 $guai^1$ 。

¹⁵¹ 比起聲母和韻母，一說（筆者偶然讀到，未記下出處）中古聲調保留至今機率較低，約佔四成。

¹⁵² 富川七都「倭」讀 $pəu^6$ 也見證舌根音唇化。

至此，龍巖城關「踈」讀 bai 的緣由就有了交代。¹⁵³ 除了舌根音唇化，濁音清化加上元音韻尾丟失，¹⁵⁴ 說明寧遠北路讀 pa。

6. 「𡩵_放」本字考

廈門意指「放」，白讀唸 k^hŋ⁵，文獻寫作「𡩵」應是訛誤。𡩵：《集韻》口浪切，音亢，藏也，雖然音讀無異，語意和「放」並不相符。¹⁵⁵ 反復斟酌，筆者主張本字即為「放」，韻母讀 ŋ 見同歸宕合三非母的「方」hŋ¹_{地~}、pŋ¹_姓，宕攝其他開合等第也有例證（除了「鋼」，餘均白讀）：

- (58) 宕開一：幫榜 pŋ、當_{應~}堂唐塘當_{上~}蕩 tŋ、
 湯糖燙 t^hŋ、郎浪 nŋ、髒藏_{西~}臟_{五~} tsŋ、
 倉 ts^hŋ、桑喪 sŋ、鋼缸 kŋ、糠 k^hŋ
 宕開三：長腸 tŋ、杖 t^hŋ、瓢釀兩_斤 nŋ、秧 ŋ、
 莊裝狀 tsŋ、瘡創_{傷床} ts^hŋ、霜爽 sŋ
 宕合一：光廣 kŋ、曠 k^hŋ、荒 hŋ、黃 ŋ

¹⁵³ 一個問題是：部分方言讀 uai³，零聲母如何產生？舌根塞音塞擦化、塞擦音簡化、口腔構音姿勢解除，接著就可能聲母歸零（詳見(14a)）。因為尚未發現「踈」讀擦音聲母，暫以「倭」的方言材料闡明部分衍化歷程：k^huo¹ 宜州德勝、xuə¹ 靈川潭下、uə¹ 鍾山公安。

¹⁵⁴ 此外，蟹攝字-i 尾丟失十分普遍，對照樂至（周賽紅 2005:90）「掛」讀 kuai，「卦掛話畫」中古劃歸假攝，其間的演變昭然若揭，方言例證還見新寧瑤族峒話（吳萍 2012）「乖怪、筷、塊」分讀 kia、k^hia 及 t^hia。

¹⁵⁵ 匣母字「航」湘鄉金藪（蔣軍鳳 2010:68）讀 g^haŋ、潮州一讀 p^haŋ 見證唇化。

比較棘手的是聲母，學界普遍認為非組來自幫組，但湘鄉西北角的金藪、翻江、壺天奉母字多數讀 g^h ，¹⁵⁶ 下以金藪（蔣軍鳳 2010:67, 73）舉例：

- (59) g^hu ：符扶芙浮文父腐附婦負
 g^hui ：肥
 $g^huã$ ：凡帆蕃煩繁藩范範犯范飯
 g^hun ：焚墳殯份
 $g^heŋ$ ：房防
 g^hen ：縫逢鳳

綏寧梅坪（吳曉燕 2008）部分非敷奉母也讀舌根塞音：¹⁵⁷

- (60) k^huan ：帆番幾翻飯凡煩繁蕃反犯泛范範販

鑒於衡山（毛秉生 1995）讀 ϵye^2 、贛縣（李如龍、張雙慶 1992:73）讀 fio^2 ($< huio^2 < hyo^2$)，「浮」應是合三字，¹⁵⁸ 金藪（蔣軍鳳 2010:67）文白異讀 g^hu^2 、 b^hr^2 顯見舌根音唇化，「房防」金藪讀 $g^heŋ^2$ 、石陂讀 $bɔŋ^2$ 亦然，非母字「方放」不遑多讓，方言材料不辯自明：

¹⁵⁶ 匣母讀 g^h （蔣軍鳳 2010:68）。若說奉母和匣母合流後一起變 g^h ，三個問題是：（一）「輔吠翡復復興乏伐筏罰憤佛縛服伏袂復復原」仍讀舌根擦音 x ，（二）曉組上古歸見組，（三）悖離匣母塞音存古的報導（蔣軍鳳 2010:71）。

¹⁵⁷ 為聚焦本節討論，其他超過 60 例的非組讀如見組無法窮舉。

¹⁵⁸ 方言材料反映「婦」本是合三字，例如， k^hieu 新 井岡山、 pu/ k^hiu 廉江石角、 p^hy 白 邵武、 p^hiu 畚話、 p^hwei 連城璧州（以上見程俊源 2014）、 k^hu 連城大池（嚴修鴻 2001）、 py 白 建甌。

(61)	方	kɔŋ ¹	開~乘方	泉州（李如龍 2003:60）
		k ^h uɔŋ ¹	又	福州
		k ^h ɔ ¹		喇叭話（范朝康 2002）
		baŋ ¹		海康雷城
		paŋ ¹	白	廈門
	放	k ^h waŋ ⁵		蒼梧本地話（鐘梓強 2015）
		k ^h ua ⁵		長泰（徐睿淵 2018） ¹⁵⁹
		k ^h uo ⁵		金華湯溪（曹志耘 1993） ¹⁶⁰
		piɔŋ ³⁴	白	梅縣
		puŋ ⁵		全州黃沙河（李軍 2006）
		p ^h ɔŋ ⁵		平南雙木話（李玉 2014）

聲符「方」衍生的並母字「螃膀」的橫向比較也是如此：¹⁶¹

(62)	螃~蟹	gin ²	兩岔河（李星輝 2004:48）
		keŋ ²	平樂青龍（李連進 2000:280）
		k ^h oŋ ⁶	臨桂兩江（同上） ¹⁶²
		k ^h Em ² /peŋ ²	藤縣藤城（李連進 2000:68）
		piaŋ ²	臨桂五通（李連進 2000:280）
		puan ²	蒙山西河
		p ^h iŋ ²	浦北縣城
		p ^h uɔŋ ²	高明明城

¹⁵⁹ 原文漢字闕如，僅提供語意。

¹⁶⁰ 原文寫作「罔」，一指藏，一指置放。

¹⁶¹ 「塋」《字彙》同坤。

¹⁶² 《廣韻》一讀去聲。

膀	kuon ³ 肩~	高安（劉綸鑫 1999:587） ¹⁶³
	k ^h uan ³ 翅~	三溪（張雙慶 2000:191） ¹⁶⁴
	piã ³ 文/ p ^h ia ³ 白	常山
	puoŋ ³	橫峰（劉綸鑫 1999:373）

值得一提的是：《說文》未收錄的「园」衍生自兩讀見溪母的「亢」，而从支方¹⁶⁵ 聲的「放」雷州話（林倫倫 2006:29）讀 ban⁵，*g 作為同源字的聲母討論起點，清化後送氣與否也體現在個別方言進一步唇化。以上，不管非組是否脫離幫組獨立，舌根化語音動機不明，如何服人？未若舌根音逢 y 唇化一體適用。此外，《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康熙字典》又臨訪曰來況。曉母字「況」潮州、石陂、建甌、松溪、沙縣皆存古讀 k^huan，若說「況」以音通假敷母字「訪」，不無可能，多少間接支持廈門「放」讀 k^hŋ⁵，聲母保留舌根音讀，存古程度更甚一般認知的幫組。

¹⁶³ 原文寫作「管」。即便韻母符合山攝音讀（一位外審提醒），語意不符啟人疑竇。二審認為原文寫作肩管，因鎖骨狹長形如管狀而稱。但肩膀和鎖骨屬於不同的身體部位，如何替代？筆者寫作「膀」不過反映自身解讀，就像臺中人夏天愛吃的「薏_薏湯」本字是「穎」，意指禾尖嫩葉，難道對文獻或慣用字毫不懷疑、照單全收？再說，漳州、漳浦宕攝部分讀 uĩ（參例 (65)），透露和山攝（如「管」白讀 kuĩ）的關聯。又「膀旁方」諧聲，合口介音不足為奇，韻書收錄有限，一旦擴大語料蒐羅範圍，特殊音讀比比皆是。

¹⁶⁴ 原文寫作「款」。

¹⁶⁵ 《廣韻》兩讀非奉母。

「己」¹⁶⁶ 的諧聲串聯進一步佐證見組、幫組、非組關係密切：

(63) 忌：止開三群母	tei
邛：止開三群母、止開三溪母	te ^h i
記：止開三見母	tei
紀：止開三見母	tei
杞：止開三溪母	te ^h i
圮：止開三溪母	te ^h i
圯：止開三並母	p ^h i
配：蟹合一滂母	p ^h ei
斐：止開三並母、止合三敷母	fei
妃：蟹合一滂母、止合三敷母 ¹⁶⁷	p ^h ei、fei

「乏」的諧聲字族亦然：¹⁶⁸

(64) 𡗗：咸合三敷、奉、溪母	fan、fa
𡗘：咸開三幫母	pian
芝：咸合三滂、敷母	fan
𡗙：通合三非母	fəŋ

¹⁶⁶ 富川新華（劉鳳麗 2010:48）「己」紀」讀 ky、政和鎮前（秋谷裕幸 2008:221）「記」讀 ky、星子「忌」讀 k^hy，在在凸顯合三源頭。舌根音唇化及後續唇音限制的影響從「配」的下列方言音讀一目了然：p^hye 平樂（張燕芬 2006）、p^hie 壽昌（曹志耘 1996:96）、p^hue 廈門。

¹⁶⁷ 藤縣藤城（李連進 2000:119）讀 ki。

¹⁶⁸ 「鴉」《集韻》匍急切、訖立切，音急、房六切，音伏。

有關非組的歷時演變，細節留待另文。

針對這則本字考證的韻母音讀，一位外審指出，廈、泉系的方言確實能唸-ŋ，但漳系方言對應讀-uĩ，漳州意指「置放」亦讀 k^hŋ⁵，而非 k^huĩ⁵，顯然「放」勢將無法成為 k^hŋ⁵ 的本字。從底下宕合三非組字的方言對比（小學堂、馬重奇 1993）可見：宕合三非組漳系語料堆疊 ŋ、uĩ、aŋ、ɔŋ 四個韻母層次：

(65) 廈門	漳州	漳浦
pŋ ¹ 姓/hŋ ¹ 藥~	pŋ ¹ 姓/ puĩ ¹ 姓/ hŋ ¹ 藥~	hŋ ¹ 姓/ huĩ ¹ 藥~ 方
hŋ ¹ 白	pŋ ¹ 白，~洋：地名	-- 坊
paŋ ¹	paŋ ¹ 木板	-- 枋
hɔŋ	hɔŋ	hɔŋ 防仿訪
pɔŋ ² 文/ paŋ ² 白	pɔŋ ² 阿~宮/ paŋ ² ~間	pɔŋ ² / paŋ ² 房
hɔŋ ¹ 文/ p ^h aŋ ¹ 白	hɔŋ ¹ 芬~/ p ^h aŋ ¹ 香	hɔŋ ¹ 文/ p ^h aŋ ¹ 白 芳
hɔŋ ³ 文/ p ^h aŋ ³ 白	p ^h aŋ ³	hɔŋ ³ / p ^h aŋ ³ 紡

影響所及並不全面，且讀 ŋ、uĩ 者轄字甚少。單以韻母層次質疑置放義的 k^hŋ⁵ 不是「放」似乎欠妥，理由是：（一）根據《康熙字典》，「园」僅見《集韻》，而金文就出現「放」，（二）「园」藏也，語意偏離置放，況且置放只是稀鬆平常的指涉，相應漢字何需遲至北宋才出現？（三）對照「坊」，「放」聲母保留舌根塞音，並非一般熟知的雙唇塞音，因而妨礙理解。通盤考慮，本字是「放」的可能性不小，斷不至於如一審的全然否定。

7. 「髀」本字考

「髀」《說文》股也，从骨卑聲；¹⁶⁹ 《廣韻》劃歸止開三幫母、蟹開四並母，都讀上聲。除了麻陽，例(66)語料原文都寫作「腿」，筆者幾經思考，認為本字是「股」，¹⁷⁰ 由於舌根音唇化，語者不察，另創新字「髀」，¹⁷¹ 時至今日已經冷僻。

(66) 股	kua ³ _{大~}	富川八都（謝建猷 2007:1477）
	k ^h ia ³⁴	英德（邱前進、林亦 2007）
	k ^h ua	沙朗白語（王鋒 2012:48） ¹⁷²
	k ^h ue	鳳羽白語（同上）
	pi ³	百色市內（謝建猷 2007:1476）
	pu ³⁴	麻陽（曹志耘 2009）
	p ^h ia ³⁴	寧遠清水橋
	p ^h ui ³⁴ _白	泰寧城關
	p ^h ei ³⁴ _{狗~子}	洞口山門（龍海燕 2008:220）
	p ^h ai ³⁴ _{狗~子}	洞口城關（同上）

¹⁶⁹ 「髀」《廣韻》傍禮切《集韻》部禮切，音陞。與髀同。股也。又與胫同。

¹⁷⁰ 《說文》髀也，从肉殳聲。「殳」《廣韻》劃歸遇合三。

¹⁷¹ 因為舌根塞音塞擦化和塞擦音簡化，出現「骸」及俗字「腿」（另文詳述），後者一枝獨秀，沿用至今。

¹⁷² 王鋒(2012:27)僅提供沙朗白語調值，並無調類，想來鳳羽白語亦然。「腿」在二處都讀低降調 31。

兩個問題必須釐清：（一）「股」上古應讀舌根濁塞音，才能解釋聲母送氣與否二分，¹⁷³（二）遇攝本不分等第，都讀合三韻，否則哪來舌根音唇化？首先，「股」斗門兩讀 ku^3 、 k^hu^3 ，聲母可上溯 *g。又「股」从肉殳聲，「殳」《廣韻》劃歸遇合三禪母，也反映濁音及合三淵源。韻母則需多費唇舌，先看「股」的諸多方言今讀：

(67) 股	koi^3	賀州九都
	keu^{34} (< $kiau^{34}$)	長泰（林寶卿 1993） ¹⁷⁴
	kou^3	潮州
	$kuou^3$	平南雅埠

¹⁷³ 一位外審質疑幫母字「標」在閩南語中兩讀 p-、p^h-，難道也要假設它的古音來源是「並母」？答案是肯定的，理由是：（一）幫母字「標」《說文》讀若標（兩讀滂並母），（二）諧聲串聯涵蓋幫滂並母，如果聲母源頭是 *b，濁音清化轄字不一，才能解釋中古分類和方言今讀看似的例外。又外審質疑若按照筆者理路，「股」怎讀「清上聲」？很可能中古以前就存在一波濁音清化，聲調平仄和送氣與否的關聯不但有方言差異，即便同一方言也未必涇渭分明，沒有例外，以今北京話為例，大致是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定母字「投殳」讀 t^hou²、見母字「股殳」讀 ku³⁴ 都在理。除了諧聲，中古分類和方言今讀也提供佐證。「扁」《廣韻》三讀幫滂並母，方言兼讀送氣、不送氣，自不意外。端母字「刁」慶元、連山布田分讀 ?dio、diu，濁音清化後，送氣與否，方言或並陳、或取其一（小學堂）。又精母字「雀」，《漢語方音字彙》中聲母只讀送氣和兼讀送氣、不送氣者共計 17 個方言，遠遠多於僅讀不送氣的 3 個，似乎反映韻書失收。此外，「股標扁刁雀」在廈門都帶陰調。執著個別漢字的中古分類，勢將發現超乎預期的方言體現此起彼落。

¹⁷⁴ 除了遇合一，長泰遇合三部分也讀 eu：夫 白紉 抛~ peu、麤 白扶 白~ 人 p^heu、廚~ 子 teu、阻 tseu、楚 ts^heu、蔬所數 seu、許 姓 k^heu、兩 白 heu、芋 eu。對照注 179 澎湖湖西語料及廈門遇合三部分白讀（柱 t^hiau、櫛 tiau、數~ 目 siau），音變 iau > eu 不辯自明。又例(67)不過臚列幾種韻母形式，並無一位外審所謂的音變路徑。

鼓 kəi³⁴ (< kuəi³⁴) 灌陽觀音閣(黃啟良 2008)¹⁷⁵

注 175 灌陽觀音閣語料顯示遇攝不分等第，更甚的是，例(67)介音和韻尾兼讀 i、u，或可上溯 y，若 y 同時衰變讀 i 或 u，¹⁷⁶就有 iVi、iVu、uVi 和 uVu 四種可能性，¹⁷⁷ 全部取得方言實證。湘鄉城關(蔣軍鳳 2010:141, 258)遇合一和遇合三合流讀-iei¹⁷⁸顯見同源。

- (68) a. 租祖 tɕiei、粗醋 tɕʰiei、蘇 ɕiei
b. 鋤 dɕiei、楚 tɕʰiei、梳數 ɕiei

¹⁷⁵ 「股」、「鼓」《廣韻》分類相同，灌陽觀音閣「鼓」又讀 ku。音變 uəi > əi 比較下列字例可知，遇合一：租 tsəi、粗 tɕʰəi、祖~公：祖先 tsuəi，遇合三：驢 ləi、鼠 suəi、魚 ŋəi、雨芋 xəi。

¹⁷⁶ 若僅介音或韻尾一方衰變，理論上有 iVy、uVy、yVi、yVu 四種可能性，湘鄉(李永明 2001:240)遇合三讀 yei，例如：呂旅屢履慮瀘 lyei、趨蛆取娶趣 tɕʰyei、徐序敘緒聚 dɕyei、須鬚需戍絮 ɕyei，其餘形式待查。方言或進一步韻尾消失、韻基融合等，細節擱置。

¹⁷⁷ 鑒於諧聲串聯常見橫跨效流、咸深、山臻等攝，加上無礙下文進行，韻核暫不定調。

¹⁷⁸ 當塗湖陽(鄭偉等 2012)遇合一「姑估辜箍」讀 kiɪ，應是韻核丟失所致。

許慧娟

臨桂五通（李連進 2000:37-55）遇合三多數讀 iou：¹⁷⁹

(69) 女 niou、呂旅慮瀘 liou、豬箸駐廚住 tiou、柱 t^hiou、
居_白車_白渠_白巨_白拒_白拘_白駒_白懼_白 kiou、徐序敘緒諸居_文車_文
舉據鋸_子渠_文巨_文拒_文聚朱殊珠主注蛀鑄拘_文駒_文俱矩句
具懼_文 tciou、蛆處_{動詞，名詞}距趨取娶趣樞區_域驅_文 t^hciou、
絮鼠黍署薯須鬚需數_{動詞}輸殊豎樹 ciou、魚漁語禦譽
愚遇寓 niou、虛噓_吹許 hiou、於_此淤_積餘予_給預豫
乳娛籲迂孟兩宇禹羽 iou

永州嵐角山（李星輝 2003）遇攝合口介音逢零聲母擦化讀 v，
餘皆消失：¹⁸⁰

- (70) a. 補布 pei、鋪_設浦譜鋪_店 p^hei、堵賭肚 tei、
粗_白，_的土_白，_話兔醋吐 t^hei、徒渡_白塗_白 dei、爐
路露_水 lei、租祖_{公老子：祖先}組_白 tsei、素_白嗦 sei、
部簿壺鬍戶_白，_一步瓠部_白，_一車 vei
b. 斧付 fei、初_白，_伏楚_白，_{家圩} t^hei、踞阻 tsei、
數_白，_{一個} sei、去_年 k^hei、符敷扶_白，_一下芋_頭 vei

¹⁷⁹ 澎湖湖西（何正芳 2011:62-63）遇攝部分讀 io，包括：哺補布步渡簿墓
肚圖塗吐爐路姑古糊湖苦禡租祖粗素滬虎烏五、甫脯所兩予芋。

¹⁸⁰ 永福桃城（謝建猷 2007:377-403）遇合三部分讀 uei，例如：豬箸柱住
tuei、女 nuei、蘆驢呂旅慮 luei、著_廟 tsuei、蛆 t^huei、絮鬚 suei。

平樂（張燕芬 2006）遇攝不分等第部分讀 uou，¹⁸¹ 例如：

- (71) a. 補布佈部簿步 puou、鋪譜普 p^huou、肚_豬~杜
度渡 tuou、圖兔 t^huou、爐蘆路露 luou、租
祖 tsuou、粗醋 ts^huou、蘇素 suou、姑糊古鼓
故雇顧 kuou、箍枯苦庫褲 k^huou、五 ŋuou、
烏 uou
b. 阻助 tsuou、初_又 ts^huou、麤 k^huou、舞 ŋuou、
霧芋 uou

基於音讀同源的前提，諧聲串聯橫跨遇合一、遇合三也提供佐證：¹⁸²

- (72) 鋪浦蒲捕、甫輔脯傅
都堵賭屠、豬諸煮箸著_黠~儲褚緒書暑署薯
涂塗茶稌駮、徐敘除蜍余餘畚
盧爐鷗、蘆_茅~驢
租祖組粗俎、阻詛咀狙疽蛆齟助鋤
古估姑沽辜鴣罟詁牯故固枯苦、居踞鋸
戶妒雇顧扈、所斲
吳蜈誤、俣娛虞
五伍吾梧悟晤、語圉敵鋳
午忤滸、杵許

¹⁸¹ 樂昌塔頭壩（莊初昇 1996）遇合三介音和韻尾同步發展，例如：初 ts^hiei、梳 siei、武 uou、夫 puou。

¹⁸² 从竹余聲的「筴」、从艸蘆聲的「蘆」和从齒吾聲的「齧」《廣韻》兩讀遇合一、遇合三。

若從「髀」的角度審視本字考證，《廣韻》一讀止開三，可從方言材料和諧聲串聯找到歷經唇化的條件。建甌、平樂（張燕芬 2006）止開三部分讀如合三韻：

- (73) a. 被_子 pyɛ、皮 p^hyɛ、屁 p^hy、紙 tsyɛ_白、饑_饑寄
kyɛ_白、氣 k^hyɛ_白、蟻 ŋyɛ_白
b. 碑 pyɛ、皮脾被_{棉被} p^hyɛ

平樂、富川新華（劉鳳麗 2010:52）止開三更分別見證 y 衰變讀 i、u，例如：

- (74) a. 地 tiei、梨 liei、賜 tshiei、徙 siei、機 kiei
b. 比枇 puei、尼 nuei

與部分蟹開四合流：

- (75) a. 批 p^hiei、蹄底帝第 tiei、堤題提啼體替 t^hiei、
犁黎 liei、齊 tsiei、洗細 siei、雞 kiei、溪_{大河} k^hiei
b. 批 p^huei、米 muei、隸第 tuei、梯替剃 t^huei、
低提_{賣：販賣}題_目抵底 duei、泥 nuei、牴 luei、
齊 tsuei、細洗 suei

例(68)、(74a) 和(75a)顯示遇攝、止開三、蟹開四音讀無異。承上，本文主張「股」本讀合三韻，舌根音唇化後，「髀」應運而生。

8. 「𧈧拐蟆」本字考

「蛙」¹⁸³ 《廣韻》兩讀假合二、蟹合二影母，¹⁸⁴ 但聲母讀作舌根塞音的方言材料，湖南、廣西、江西、浙江、福建等地比比皆是，文獻常以「𧈧」或「拐」權充（劉澤民 2004:249）。根據例(76)語料，語音討論起點可擬作 *gyai¹，¹⁸⁵ 聲母或濁音清化再依送氣與否一分為二，y 介音或衰變成 i、u，引領韻母從 iai、uai 依序挺進。此外，iai > ii > i > i（參例(77)）；-i 尾或消失、或與韻核融合，其他細節擱置。

¹⁸³ 「𧈧」《集韻》《正韻》𧈧古文蛙字。𧈧：《說文》蝦蟆也，从龜圭聲。《正字通》同𧈧。𧈧：《說文》𧈧也。从虫圭聲。《韻會》蛙本字。

¹⁸⁴ 假合二方言讀如合三的轄字包括：𧈧 ɕya³ 長沙、瓜 kya¹ 洞口炭山（胡雲晚、楊世文 2002）、𧈧 kya³ 寧遠北路（李文 2008:28）、跨 ɬzya⁵ 益陽（曾毓美 1995）、花 hye¹ 平樂（張燕芬 2006）、華 fia² (< xya²) 寧遠平話（謝奇勇 2003:110）、化 xyo⁵ 順昌（陳章太、李如龍 1991:241）、瓦 hya³ 仙游。蟹合二方言讀如合三的轄字計有：乖 kya¹、壞 via⁶ (< ya⁶)、卦掛 kya⁵ 寧遠清水橋，拐拐怪 kye、快筷塊 k^hye⁵ 道縣小甲（周先義 1994）。

¹⁸⁵ 平南（李玉 1990）讀 mbo（聲母讀鼻冠音）見證舌根塞音逢 y 唇化。

(76) 蛙	gua ¹	沙縣（李如龍 2001:286） ¹⁸⁶
	kyæ ¹	全州黃沙河（李軍 2006）
	kya ¹	寧遠清水橋
	kiai ¹	福安（游文良 2002:198）
	kai ¹	龍川佗城（侯小英 2008）
	ki ¹	小滄（吳中杰 2004:25）
	kuai ¹	攸縣（陳立中 2005） ¹⁸⁷
	kuei	道縣仙子腳（王淑一 2007:13）
	kuæ ¹ <small>蛙類統稱</small>	南康蓉江（劉綸鑫 2001:137）
	kua ¹	靈川潭下
	k ^h i ¹	賓陽王靈（莫海文 2014）
	k ^h ux ¹ <small>一小青蛙</small>	慶元（秋谷裕幸 2000:232）

(77) 帖 t^hiai⁷ 新餘、t^hir⁷ 蘇州、t^hi⁷ 崑山、t^hi⁷ 溫州¹⁸⁸
 別 p^hiai⁸ 新餘、bir⁸ 蘇州、bi⁸ 崑山、bi⁸ 溫州

或有人主張本字是「𧈧」，因為《廣韻》𧈧：𧈧𧈧，蛙別名。《禮·月令》𧈧𧈧鳴，蚯蚓出。鄭玄·注：𧈧𧈧，蛙也。筆者認同劉澤民(2004:162)的觀點：¹⁸⁹（一）本字「蛙」是擬聲詞，世界上不少語言對蛙鳴的擬聲都有舌根塞音。（二）根據潘悟雲

¹⁸⁶ 沙縣「蛙蛙洼」也讀 gua。筆者見過某湖南方言「蛙」讀 gyā，未能即時記下出處，甚憾。

¹⁸⁷ 臺閩語稱「蝌蚪」tō kuai a（蝌蚪是青蛙的幼年期，a 是小稱標記）本字應為「塗蛙仔」，類似的情形見仙游（李如龍 2001:148）喚小蝌蚪 kuoi 洋~。

¹⁸⁸ 感謝一位外審提醒，改用咸開四、山開三入聲字各一類推，以期解釋「蛙」的部分韻變。

¹⁸⁹ 基本與康忠德(2013)看法一致。

(1997)，漢代借詞影母字往往用來對譯外語的小舌塞音或舌根塞音，影母字在上古漢語舌根塞音大量地借用，影母字在藏緬語中的同源詞形式往往是*q。¹⁹⁰ 再者，《韻會》畫：蛙本字，今北京話讀 k^huei²，廣州話讀 fui¹ 和 k^wai¹。青蛙是兩棲類，蠃蠃兒是螽斯科的昆蟲，一般是草綠色，不發亮，同音字權充不啻指鹿為馬。

鄭玄是東漢人，「蠃蠃，蛙也」之說反映「蛙」上古讀如見組，但宋本廣韻讀烏鳩切，趨近零聲母，衍化歷程 k^h → ts^h, ts^h → s, ʃ → x, h → ∅ 可參看「圭」部分諧聲串聯的北京話今讀：

- (78) k^huei：奎
 ts^huei：慙
 ʃuei：慙
 suei：睭
 xuei：恚睭
 uei：娃慙睭
 ua：蛙娃娃

筆者推測「蠃」本字也是「蛙」。寧遠中和平話(李永新 2004:21)「蛙」讀 ya¹，¹⁹¹ 聲母歸零後逢 y 增生 m 的方言不在少數：¹⁹²

¹⁹⁰ 根據康忠德，幾個苗瑤語「青蛙」的音讀如下：龍華 ken、煙園 tʃaŋ、大南山 qaŋ、石板寨 qei、下水村 kuan、大坪江 kjaŋ。

¹⁹¹ 「窪」也讀 ya¹，又《廣韻》兩讀假合二、蟹開二影母的「哇白，象聲詞」萬榮(吳建生 1984:12)讀 ya¹。

¹⁹² 賓陽新橋讀 ŋua¹ (< ua¹)也見證鼻音增生。

(79) 蛙	mai ¹	黃~仔:小青蛙	政和(秋谷裕幸 2008:154)
	ma ¹		龍勝和平(歐陽瀾 2010:34)
	mo ¹		靈川三街(李連進 2000:25)
	mo ¹		臨桂兩江(同上)
	mue ²	am ~ a, 小青蛙	臺閩語(筆者母語) ¹⁹³
	mui ⁸	am~, 蛙類	南安(李如龍 2001:20) ¹⁹⁴

無獨有偶，諧聲的假合二影母字「窪」雲和讀 mā⁶、龍勝和平(歐陽瀾 2010:34)意指窟窿讀 me⁶。因此，《廣韻》劃歸假開二明母的「蟆」應是和「蛙」語音形式相差太遠，致使語者不察另造的新字。从虫莫聲的「蟆」和「蜃」(蛙本字)《說文》都見收錄，承上，東漢初年很可能早有舌根音唇化的產物。存在方言古已有之，本文不過藉由諸多今音，理出最合乎邏輯順序的歷時演變。

最後，有些方言「青蛙」體現例(76)與(79)的結合：

(80) 青蛙	ma ² kuai ¹	攸縣新市(陳立中 2005) ¹⁹⁵
	ma ² kua ¹	灌陽觀音閣(黃啟良 2008)
	ma ² kyæ ¹	全州黃沙河(李軍 2006)
	mo ² kuai ¹	東安高峰(曾芳 2007:41)

¹⁹³ 感謝一位外審對聲調的指正。

¹⁹⁴ 南安保留古入聲韻尾，聲調怕是誤植。

¹⁹⁵ 「蟆」今北京話亦讀 ma²。

一如下列臺閩語同義複詞，¹⁹⁶ 「蟞蛙」造詞手法想來並無二致，目的在拉長音節、¹⁹⁷ 充實語意。

(81) 接 <small>白</small> 接 <small>文</small>	tsi ⁷ tsiap ⁷	人情往來
拾 <small>白</small> 拾 <small>文</small>	khio ⁸ sip ⁸	惜物 ¹⁹⁸
落 <small>白</small> 落 <small>文</small>	lak ⁸ lo ⁸	落下
擾 <small>白</small> 擾 <small>文</small>	kiau ³ dziau ³ / liau ³	打擾 ¹⁹⁹
延 <small>文</small> 延 <small>白</small>	ian ² tshian ²	拖時間
狸 <small>文</small> 狸 <small>白</small>	li ² ba ²	狸貓
簷 <small>白</small> 簷 <small>白</small>	gim ² tsĩ ²	屋簷
鑽 <small>白</small> 鑽 <small>白</small>	lŋ ⁵ tsŋ ⁵	鑽營
事 <small>白</small> 事 <small>白</small>	tai ⁶ tsi ⁵	事情

9. 結語與理論意義

除了第3小節針對外審意見釋疑，本文先介紹舌根音唇化兼及塞音和鼻音，再逐一檢視「扒~飯」、「崴跽~到腳」、「罔放」、「髀

¹⁹⁶ 臺閩語「指白指白」ki³ tsāi³表示食指、「食白食文」tsia⁸ sit⁸表示食物、「相白相文」sio¹ sioŋ⁵表示對望、「拍白拍文」pha⁷ phik⁷表示打拍子、「兩白兩文」lŋ⁶ lŋ³表示二兩，都是詞性不同的異音詞。

¹⁹⁷ 漢語構詞雙音節化。

¹⁹⁸ 《說文》拾：掇也，从手合聲，對照甘谷（馬建東 2015:290）「合量詞」讀k^hə，禪母字「拾白，撿起」臺閩語讀khio⁷、新興（詹伯慧、張日昇 1998:651）老派讀kip，其來有自。

¹⁹⁹ 莆田「擾」讀tsiau³（實際音讀聲母顎化），書面語「攪打~」tɕiau³或香港非正式用語「搞打~」kau³應是訛誤。

和「𧈧拐𧈧」的造字履歷，主張本字分別是「划」、「踈」、「放」、「股」及「蛙」。語文工作者不察歷時演變，或同音取代，積非成是；或另造新字，導致疊加。下筆務求謹慎，寧可留缺，附上注釋，也不要便宜行事、混淆視聽。驟然改變目前漢字使用習慣並不務實，但吾輩不應滿足於消極地刨根究柢，未來還能積極地確立一字多音，減輕同義字的學習負擔，也適時遏止少數漢字語意過於龐雜的發展態勢。²⁰⁰

李無未(2006)指出，依照古代等韻學家的研究，古代漢語只有 i、u 兩種韻頭，以 i、u 同為韻頭的合口韻（序列固定為 iu），後經音變成為撮口呼。Simmons (2016)檢視歷代韻圖，主張成書於西元 1324 年的《中原音韻》在 y 介音出現前問世。弔詭的是，根據上文諸多舌根音逢 y 唇化例證，等韻學家有於韻圖四呼（確立撮口呼之名）所下的結論顯見時間矛盾。等韻學值得商榷之處還有：（一）漢字不是表音文字，與其將古代韻圖作為判準，不如著眼現代方言，從而建立古漢語音系。（二）古代等韻學研究特定時段和地區的漢語音系，方言差異無從得知，恐有以偏概全之虞。（三）語者認知因地而異，除了完整呈現，y 還可能衰變為 i、u，或裂解為 iu、ui，從平江（陳立中 2003: 358, 360, 361）「圓白員院緣白怨袁輓援救淵」讀 zuan (< iuan < yan)、武平（藍小玲 1999: 158）「圓緣冤園遠縣」讀 vien (< uien < yan)²⁰¹ 可以窺知。此外，今北京話唇音聲母與合口、撮口介音不能共存，pu、p^hu、mu、fu 合法的原因在於 u 屬韻

²⁰⁰ 最常見的同音替代莫過「拐」，除了《唐韻》、《廣韻》表手腳物枝沿用至今，意指腳扭傷、手肘、轉彎、左撇子都現蹤跡，方言報導還見用於指涉青蛙。

²⁰¹ y 介音逢零聲母讀 vi 還見秀篆、寧化、建寧和邵武（李如龍、張雙慶 1992: 110）等方言。

核，不違反唇音限制，同理，*py、*p^hy、*my、*fy 為什麼就不存在？如果將 y 理解為 ui，u 是介音（和 y 同為前元音的 i 是韻核），如此一來，唇音限制自然起到汰除作用。說有容易，說無難，根據有限的材料基礎，驟下古無 y 介音的結論恐流於躁進。

引用文獻

- 鮑厚星. 1989. 〈湖南邵陽方言音系〉,《方言》3:196-207。
- 北大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2003.《漢語方音字彙》。北京：語文出版社。
- 卜曉梅. 2010. 〈陝西澄城方言的文白異讀〉,《咸陽師範學院學報》25.5:46-48。
- 蔡國妹. 2016.《莆仙方言研究》。廈門：廈門出版社。
- 曹志耘、邵朝陽. 2001.〈青海樂都方言音系〉,《方言》4:373-383。
- 曹志耘. 1993.〈金華湯溪方言詞匯（一）〉,《方言》1:69-80。
- 曹志耘. 1996.《嚴州方言研究》。東京：好文出版。
- 曹志耘. 2007.〈湘西方言概述〉,《語文研究》1:42-47。
- 曹志耘. 2009.〈湘西方言裡的特殊語音現象〉,《方言》1:18-22。
- 常亮. 2014.《閩西孔夫話語音研究》,南京大學碩士論文。
- 陳立中. 2003.《湖南客家方言的源流與演變》。長沙：岳麓書社。
- 陳立中. 2005.〈湖南攸縣（新市）方言同音字彙〉,《株洲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0.6:116-124。
- 陳淑靜. 1998.《平谷方言研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
- 陳筱琪. 2011.〈龍巖新羅區適中鎮閩南方言的音系演變〉,《文與哲》18:717-766。
- 陳筱琪. 2012.〈客語高元音的擦化音變與閩客接觸時的規律轉變〉,《清華學報》42.4:733-775。
- 陳筱琪. 2013.《閩南西片方言音韻研究》,臺灣大學博士論文。
- 陳秀琪. 2006.〈語言接觸下的方言變遷——以台灣的詔安客家話為例〉,《語言暨語言學》7.2:717-734。

- 陳秀琪. 2012. 《客家話的比較研究》。臺北：南天書局。
- 陳章太、李如龍. 1991. 《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程俊源. 2014. 〈客家「新婦」之地理圖像〉。語言文化分佈與族群遷徙工作坊，2014 年 4 月 19 日，中壢。
- 鄧勝芳. 2006. 《湖南寧遠縣南路平話的語音研究》，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鄧險峰. 2008. 〈昭平馬江白話同音字彙〉，《桂林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2.1:8-20。
- 杜依倩. 2007. 〈海口方言的文白異讀〉，《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5.2:127-132。
- 范朝康. 2002. 〈喇叭話的語音系統〉，《貴州大學學報》20.4:86-90。
- 范俊軍. 1995. 〈湖南桂陽縣北半縣（敖泉）土話音系〉，《郴州師專學報》37:51-59。
- 馮蒸. 1991. 〈釋湖南雙峰話的部分合口三等見系字讀 t 系聲母——古唇化牙音演變一例〉，《漢字文化》3.1:37-39。
- 高永安. 2010. 〈駐馬店方言音系〉，《南陽師範學院學報》9.1:30-36。
- 關英偉. 2005. 〈廣西恭城直話音系〉，《方言》3:232-241。
- 郭啟熹. 1996. 《龍巖方言研究》。香港：縱橫出版社。
- 郭曉芹. 2010. 《龍勝偉江苗話研究》，廣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漢典. <http://www.zdic.net/>
- 漢語網. <http://www.chinesewords.org/>
- 何純惠. 2014. 《閩西中片客家話與混合方言音韻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 何正芳. 2011. 《澎湖縣湖西腔閩南語在地理和年齡的變化研究

- 以《彙音妙悟》「高」、「科」韻和小稱詞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賀凱林. 2003. 〈湖南道縣壽雁平話音系〉，《方言》1:78-87。
- 侯精一. 2002. 《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侯小英. 2008. 〈廣東龍川縣佗城客家方言音系〉，《方言》2:147-160。
- 胡雲晚、楊世文. 2002. 〈炭山方言音系〉，《廣西師範大學學報》38.3:84-88。
- 黃美珠. 2013. 《國姓鄉 1948 年來臺之陸豐客話研究》，國立中央大學碩士論文。
- 黃啟良. 2008. 〈廣西灌陽觀音閣土話音系〉，《方言》3:272-280。
- 黃群. 2006. 〈廣西昭平方言音系〉，《方言》2:149-167。
- 簡嬪. 2013. 《誰在銀閃閃的地方，等你：老年書寫與凋零幻想》。新北市：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
- 蔣冰冰. 2003. 《宣州片方言音韻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蔣軍鳳. 2004. 〈榴星勉語的語音系統及其歸屬〉，《株州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9.6:60-62。
- 蔣軍鳳. 2010. 《湘鄉方言語音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
- 康忠德. 2013. 〈“青蛙”以及相關問題〉，《民族語文》3:52-55。
- 客家雲. <https://cloud.hakka.gov.tw/details?p=70462>
- 藍小玲. 1999. 《閩西客家方言》。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雷雨良. 1988. 〈三堂街話益陽話和普通話裡[l]母的異同〉，《益陽師專學報》2:92-95。
- 李存智. 1994. 〈‘g’ 四縣客家話通霄方言的濁聲母「g」〉，《中國文學研究》8:23-38。

- 李得春. 2005.〈韓國漢字音韻母系統的幾個特徵〉,《東疆學刊》22.1:27-40。
- 李冬香. 2007.《岳陽柏祥方言研究》。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 李冬香. 2014.〈湖南新化和冷水江方言古入聲的演變〉,《廣東技術師範學院學報》6:37-41。
- 李方桂. 1980.《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建強. 2015.《來母字及相關聲母字的上古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李軍. 2005.〈桂北全州（黃沙河）土話音系特點〉,《柳州師範學報》20.1:58-61。
- 李軍. 2006.〈桂北全州黃沙河土話同音字彙〉,《桂林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8-14。
- 李連進. 2000.《平話音韻研究》。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 李如龍、張雙慶主編. 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李如龍. 2001.《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廈門：廈門教育出版社。
- 李如龍. 2003.《漢語方言的比較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文. 2008.《湖南寧遠縣北路平話音韻研究》,廣西民族大學碩士論文。
- 李無未. 2006.《漢語音韻學通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李新魁. 1963.〈上古音「曉匣」歸「見溪群」說〉,《學術研究》2:92-102。
- 李星輝. 2003.〈湖南永州嵐角山土話音系〉,《方言》1:67-77。
- 李星輝. 2004.《湘南土話與湘南瑤語的接觸和影響——江華縣個案調查研究》,湖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 李永明主編. 2001.《湖南省志方言志》。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 李永新. 2004.《湖南寧遠縣中和平話的語音研究》，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李玉. 1990.〈平南閩南話的音韻特徵及聲母的古音痕跡〉，《語言研究》1:25-36。
- 李玉. 2014.〈平南雙木話語音研究〉，《桂林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8.1:1-6。
- 梁猷剛. 1986.〈海南島文昌方言音系〉，《方言》2:123-132。
- 林寶卿. 1993.〈長泰方言語音特點〉。第3屆閩方言研討會，1993年1月11-12日，香港。
- 林貝珊. 2012.〈由「洩」字看吳語處衢方言的歷史音韻層次〉，《中國語文研究》34:1-32。
- 林倫倫. 2006.《粵西閩語雷州話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 劉道鋒. 2003.〈隆回高坪鎮方言記略〉，《婁底師專學報》3:108-113。
- 劉鳳麗. 2010.《桂東鍾山兩安、富川新華平地瑤話研究》，廣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劉福鑄. 2007.〈莆仙方言邊擦音讀[h]聲母探源〉，《莆田學院學報》14.3:93-98。
- 劉綸鑫. 2001.《江西客家方言概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劉綸鑫主編. 1999.《客贛方言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劉偉民. 2004.《衡陽、邵東兩縣交界地區的過渡性方言》，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劉祥友. 2008.《湘南土話語音的歷史層次》，上海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 劉曉飛. 2006.《湘鄉方言語音比較研究》，暨南大學碩士論文。
- 劉澤民. 2004.《客贛方言歷史層次研究》，上海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 龍海燕. 2008.《洞口贛方言語音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馬建東. 2015.《來母的生存：見母、來母或古同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馬重奇. 1993.〈漳州方言同音字彙〉，《方言》3:199-217。
- 毛秉生. 1995.〈湖南衡山方言音系〉，《方言》2:112-120。
- 莫海文. 2014.〈廣西賓陽王靈鎮平話同音字彙〉，《方言》1:73-89。
- 歐陽瀾. 2010.《廣西隆勝和平鄉優念話語音詞彙研究》，廣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彭敏. 2011.《廣西博白地佬話比較研究》，廣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彭新凡. 2005.《廣西富川土話音韻比較研究》，廣西大學碩士論文。
- 邱前進、林亦. 2007.〈英德客家方言音系〉，《桂林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1.4:22-30。
- 邱仲森. 2005.《臺灣苗栗與廣東興寧客家話比較研究》，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碩士論文。
- 秋谷裕幸. 2000.《吳語處衢方言研究》。東京：好文出版。
- 秋谷裕幸. 2008.《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秋谷裕幸. 2010.《閩東區福寧片四縣市方言音韻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秋谷裕幸. 2018.《閩東區寧德方言音韻史研究》。臺北：中央研

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瞿建慧. 2005.〈湖南瀘溪(浦市)方言音系〉,《方言》1:50-63。
- 瞿建慧. 2008.〈湖南瀘溪(白沙)鄉話音系〉,《方言》2:161-172。
- 任民. 1992.〈石灣話幾個語音特點及其成因〉,《佛山大學學報》10.5:20-26。
- 宋豔旭. 2008.《湖南冷水灘杉木橋土話語音研究》,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孫立新. 1992.〈蒲城(興鎮)方言見知章組聲母的讀音〉,《方言》3:228-229。
- 孫立新. 1994.〈陝西澄城方言心母逢洪音讀作[t]聲母〉,《中國語文》5:392。
- 孫宜志. 2002.〈江西贛方言中古精莊知章組聲母的今讀研究〉,《語言研究》2:20-29。
- 王鋒. 2012.《昆明西山沙朗白語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王貴生主編. 2007.《黔東南方言志:黔東南苗族侗族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成都:巴蜀書社,四川出版集團。
- 王洪君. 1992.〈陽聲韻在山西方言中的演變(下)〉,《語文研究》1:39-50。
- 王淑一. 2007.《湖南道縣仙子腳土話語音研究》,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王文勝. 2008.《處州方言的地理語言學研究》,北京語言大學博士論文。
- 王曉斌. 2011.《張掖方言語音研究》,西北大學碩士論文。
- 王應龍. 2011.〈甘肅武山方言語音特點〉,《寶雞文理學院學報》31.6:84-86。

- 魏宇文. 1997. 〈五華方言同音字彙〉,《方言》3:206-219。
- 溫端政. 1991.《蒼南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 吳建生. 1984.《萬榮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吳萍. 2012.〈湖南新寧瑤族“峒話”音系〉,《現代語文》10:15-17。
- 吳瑞文. 2008.〈論海康方言 b-、z-聲母的一個歷史來源〉,《中國語文研究》1:39-51。
- 吳曉燕. 2008.〈綏寧梅坪話同音字彙〉,《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3:146-151。
- 吳中杰. 2004.《畚族語言研究》,國立清華大學博士論文。
小學堂.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
- 謝建猷. 2007.《廣西漢語方言研究》。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 謝奇勇. 2003.《湖南永州土話音韻比較研究》,湖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 謝玄. 2004.《江永河淵土話音韻研究》,清華大學碩士論文。
- 徐朋彪. 2011.〈陝西富平美原方言同音字彙〉。關隴方言民俗高層論壇, 2011 年 11 月 26-27 日, 寶雞。
- 徐睿淵. 2018.〈福建長泰方言同音字彙〉,《方言》3:317-335。
- 許慧娟. 2019.〈細說宜蘭漳州腔 hun^{55[33]}su⁵⁵ 的成因及其相關議題〉,《清華學報》49.2:337-398。
- 嚴修鴻. 2001.〈再談連城方言濁上字的調類分化——回答項夢冰先生的讀後札記〉,《開篇》20:168-181。
- 嚴修鴻. 2008.〈音變與方言本字考證〉,《中國語文研究》26.2:15-20。
- 楊蔚. 2010.《湘西鄉話語音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楊欽. 2012.《欽里地區“酸湯話”語音研究》,中南大學碩士論文。

- 葉峻榮. 2012.《現代漢語複合式異形詞及其歷史研究》。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 尹凱. 2014.〈湖南臨武楚江土話同音字彙〉，《方言》3:277-289。
- 游文良. 2002.《畚族語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樂虹. 2007.《新田北鄉青龍土話語音研究》，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在線新華字典. <http://xh.5156edu.com/>
- 曾芳. 2007.《湖南東安高峰土話語音研究》，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曾毓美. 1995.〈湖南益陽方言同音字彙〉，《方言》4:276-289。
- 詹伯慧、張日昇. 1998.《粵西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張蓓蓓. 2005.《隆回縣桃洪鎮話和六都寨話的語音比較研究》，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張光宇. 2006.〈漢語方言合口介音消失的階段性〉，《中國語文》4:346-358。
- 張桂權. 2004.〈資源延東土話中的文白異讀〉，《桂林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8.1:29-45。
- 張桂權. 2005.〈桂北資源縣延東土話語音系統〉，《桂林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9.1:9-15。
- 張屏生. 2007.《臺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冊三、冊四·語料篇二·臺灣漢語方言詞彙對照表》。臺南：開朗雜誌出版社。
- 張屏生. 2012.〈臺灣瀕危客語調查研究——以新北市石門區武平腔客語為例〉，中華民國客家委員會。
- 張淑萍. 2014.《漢語方言顎化現象》。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 張雙慶主編. 2000.《樂昌土話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張雄. 2015.〈湘黔邊界地區酸湯話系屬探討〉，《現代語文》4:12-18。
- 張燕芬. 2006.〈廣西平樂閩語音系及同音字彙〉，《桂林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4:1-9。
- 張振興. 1992.《漳平方言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趙彤. 2006.〈中古舌根聲母字和雙唇聲母字在戰國楚系文獻中的交替現象及其解釋〉，《中國語文》3:249-255。
- 趙元任. 1968.《中國話的文法》。柏克萊：加州大學出版社。
- 鄭偉等. 2012.〈安徽當塗湖陽吳語同音字彙〉，《方言》4:314-325。
- 鄭焱霞. 2010.《湘桂邊界南山鄉話研究》，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字典. <http://ctext.org/dictionary.pl?if=gb/>
- 中西裕樹. 2003.《畚語海豐方言基本詞彙集》。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 鐘梓強. 2015.〈廣西蒼梧本地話音系〉，《方言》2:177-192。
- 周長楫、林寶卿. 1992.《永安方言》。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周及徐. 2003.〈上古漢語中的*Kw-/*K- > *P-音變及其時間層次〉，《語言研究》3:60-63。
- 周賽紅. 2005.《湘方言音韻比較研究》，湖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 周先義. 1994.〈湖南道縣（小甲）土話同音字彙〉，《方言》3:201-207。
- 莊初昇. 1996.〈樂昌市塔頭壩方言音系〉，《方言》3:208-215。
- 莊初昇. 2004.《粵北土話音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Jakobson, Roman, Gunnar Fant and Morris Halle. 1951.

許慧娟

Preliminaries to speech analysi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their correlat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Norman, Jerry. 1988.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n, Ho-hsien. 2004. Nasality in Taiwanese. *Language and Speech* 47.3:267-296.

Schane, Sanford A. 1984. The fundamentals of particle phonology. *Phonology Yearbook* 1:129-155.

Simmons, Richard V. 2016. The Evolution of Mandarin as reflect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Sihu*. Talk given at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16 May 2016, Hsinchu, Taiwan.

[Received 9 November 2019; revised 17 August 2020; accepted 23 November 2020]

許慧娟
國立清華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新竹市光復路 2 段 101 號
huichuanhsu@mx.nthu.edu.tw

COGNATES IN CHINESE CHARACTERS: A PERSPECTIVE FROM LABIALIZATION OF VELARS

Hui-chuan Hs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appeals to dialect comparison, *Xiesheng* and the phonological rule of labialization of velars to explain some cognates in Chinese characters. It is concluded that ‘扒_飯’, ‘崴_蹠’, ‘園_放’, ‘髀’ and ‘甥_甥’ make either respective homophone substitutes or individual coinages for ‘划’, ‘蹠’, ‘放’, ‘股’ and ‘蛙’. A theoretical implication lies in the possible existence of the medial *y* in Old Chinese. Abruptly changing current usage habit of Chinese characters is impractical. Instead of only negatively digging into the root of character problems, language workers shall positively identify polyphone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learning load of synonyms and to timely curb the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excessive semantic diversity for certain characters.

Keywords: cognate, *Xiesheng*, labialization of velars